

新文艺丛书第十三种

三弃诗集

曾徒



新 社 出 版



现代文艺丛书第十三种

三弃诗集

曾徒



浙江文艺出版社



新社文艺丛书第十三种

三弃诗集

曾徒



新社出版

第三十卷 中国艺术史论

三 艺术论

卷首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请射我肚子(代序)

三弃之一：新诗

第一辑 1979和八十年代写

1. 枯.....	3
2. 图画.....	4
3. 只是这么一点点.....	5
4. 蝶.....	6
5. 他.....	7
6. 往钵他拔地(Puttthaparti)途中.....	8
7. 山.....	10
8. 义友.....	12
9. 遇上鬼.....	14
10. 在印度海岸.....	16
11. 为什么.....	17
12. 人之迷.....	18
13. 人生在世.....	19
14. 该学那一样.....	21
15. 投资.....	22
16. 人之常情.....	24
17. 有人.....	25
18. 山间.....	27
19. 捞月.....	29

20. 无题	31
21. 一九五六年	33
22. 飞鸽带来书信——答远方的朋友	35
23. 今夜	36
24. 海滩	37
25. 小白羊、白鸽、婴孩	39
26. 假如父母亲没生我	41
27. 孔子曰	43
28. 今昔	46
29. 钵他拔地 (Putthaparti)	48
30. 命运	51
31. 我几时说过	55
32. 嘛嘛拉布拉姆 (Mamallapuram)	58
33. 一个故事	62
34. 阿赞陀 (Ajanta)	66

第二辑 1979 和八十年
代字

1. 悟	75
2. 水牛	76
3. 没有东西	77
4. 宁静	78
5. 看花	79
6. 山中	80
7. 大小之别	82
8. 无题	84
9. 水的话	86

10. 此后·····	88
11. 偶思·····	90
12. 山野即景·····	91
13. 感想·····	92

第三辑 八十年代写

1. 山的斜坡·····	94
2. 问·····	95
3. 你为什么要问·····	96
4. 镜里的影子·····	98
5. 寄语·····	99
6. 小诗寄北·····	100
7. 短柬寄北·····	101
8. 盼望·····	103
9. 未寄的诗·····	105
10. 山涧中·····	107
11. 只见你·····	108
12. 台风·····	111
13. 一日风光明媚·····	114

三弃之二：译诗 六十年代写

第一辑

1. 半叹息·····	119
2. 小鸟·····	120

3. 歌狄柯的悲哀·····	121
4. 羊呀，你还给我我的盐吧·····	122
5. 阿里基·耳令尔·····	123
6. 三个朋友·····	124
7. 丧哥·····	125
8. 童年的椰子树·····	126
9. 非洲的恳求·····	127
10. 见不到爱人·····	129
11. 从六到六·····	130
12. 荒凉的路·····	131
13. 你叫我静静地坐·····	132
14. 放逐在北方·····	135

第二辑

六十年代写

1. 问及答·····	145
2. 垃圾桶·····	149

第三辑

六十年代写

1. 等待·····	151
2. 蓝色的巴士车·····	152
3. 马六甲的·····	153

第四辑 六十年代写

- | | |
|------------------------|-----|
| 1. 那个男人····· | 155 |
| 2. 历史清单····· | 157 |
| 3. 成为希罗斯特拉独斯的七个方法····· | 158 |

三弃之三：旧诗

第一辑 七十年代早期写

- | | |
|--------------------|-----|
| 1. 与冯君共勉····· | 161 |
| 2. 答唐君毅先生····· | 162 |
| 3. 中秋怀故国诸君子····· | 164 |
| 4. 寄赠林君并柬故国诸友····· | 165 |
| 5. 丁巳新岁寄林君贺年····· | 166 |

第二辑

七十年代早期写

- | | |
|----------------|-----|
| 1. 自嘲····· | 167 |
| 2. 书愤····· | 168 |
| 3. 严冬远行答友····· | 169 |
| 4. 悲怀····· | 170 |
| 5. 哀戒····· | 171 |
| 6. 嗟老····· | 172 |
| 7. 四更诗····· | 173 |

第三辑 七十年代早期写

1. 甲寅元旦答王君贺岁..... 175
2. 北望忆王亚杰师..... 175
3. 岁晚登花柏山过故人居未晤..... 176
4. 赠张贤文..... 176
5. 接徐日明君书即行吟答..... 177
6. 祭陈卓明..... 178
7. 夜思亡弟..... 180
8. 甲寅新岁与细君有约..... 182

第四辑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早期写

1. 初晤..... 184
2. 记事..... 188
3. 远别怀人..... 190
4. 国庆日庆人生辰..... 191
5. 遥思..... 192
6. 纪梦..... 193
7. 望月..... 194
8. 无题..... 195
9. 癸丑岁暮感怀..... 197
10. 言别..... 200

第五辑 1971年写

- | | |
|--------------------|-----|
| 1. 秋游加拿大百里大湖..... | 202 |
| 2. 秋日偕王兄小伦敦郊游..... | 204 |
| 3. 南小镇圣诞日晓行..... | 205 |
| 后记..... | 206 |
| 作者简介..... | 208 |
| 鸣谢..... | 209 |



请射我肚子(代序)

深山幽谷里，有一位修习苦行的比丘，整天坐在大树下，修习禅定，观照真理。

当他的肚子觉得饥饿的时候，他才把眼睛睁开，起身出外托钵，以维持生命。

有一天，当他出来托钵的时候，路上遇到一个打猎为生的猎者。比丘想到托钵行化，应该不分贫富贵贱，一律平等，因此，他就走上前去，向猎者托钵乞化。

可是，生性暴躁的猎者，此时正在失望懊恼的时候，见到比丘走来，心中激起千丈怒火，拿起腰间的弓箭，对准比丘，预备一箭把他射死。

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候，比丘急急喊道：

“要射，就请射我的肚子！”

说完，解开衣襟，露出腹来，等待射箭。

猎者听到这样奇怪的答话，不由一怔，放下手中的弓箭，前来问道：

“你为什么愿意要我先射你的肚子呢？难道你不贪生怕死吗？”

比丘静静的回答道：“猎者！我因为这肚子饥饿要食，扰乱我安静的修行，竟不避任何危险，向你乞化，因此我要你射这肚子。”

猎者闻言，豁然觉悟，他想：

“我不是和这位比丘相同吗？为了充饥饱腹，甘冒虎狼豺豹的危险，而造种种恶业，这都是为了肚子。啊！人生暂短，

良机不再，我应该回头是岸，放下屠刀走向光明的道路。”

于是，猎者屈膝跪在比丘面前，恳切地忏悔，祈求开导。

（采自星云法师鉴定《佛教故事大全》，一九七八年台湾佛光出版社出版。）



三第之一

新詩





枯

干了的树
枝无块叶
荒草里
一片零落

竭了的山泉
不见滴水
乱石林
颗颗寂寞

枯了的人
已无眼泪
残照中
隻影萧条



图 画

一道冲天而下的飞水
森林遮蔽了大半个天
白云、乌云
水中石上都是人
一幅充满生命
生命活泼的图画

“为什么你会看到图画呀”

“因为我看到，所以我看到”



只是这么一点点

在偌大的国土里
我只是这么一点点

在这样巨大的地球上
我的国土只是这么一点点

在那么辽阔的银河星群里
我们的地球只是这么一点点

在探无际的宇宙里
我们的银河星群只是这么一点点

在无穷无尽的××里
我们的宇宙只是这么一点点



蝶

花间
黄色的蝶
很美

花里
白色的蝶
又很美

花中
花花搭搭的蝶
显得更美

花上
黑色的蝶
不也很美吗



他

机器

从天亮到天亮

埋头苦干

绝无怨言

更不会反抗

老牛

从鸡啼到鸦鸣

脚不停步

有时会牵鼻不动弹

但是，岂敢就以角反触

人

从日出到月出

大汗小汗，精疲力竭

当然有时会臭口臭脸

有时更会举手还击

他

该做副机器

该做一只老牛

抑或该做一个人



往钵他拔地 (Putthaparti)^(注) 途中

一座山
两座山
无数的山

一块平原
两块平原
连绵天际的平原

蜿蜒不断的长路

山上并无树木
只见薄薄青草像地毯

平原并无庄稼
这里那里
偶然一两户破落的人家

悠悠今古
百年千年万年



山

长空寥廓

静寂无声

一代又一代的人生

朝辉晚霞

就如此消逝

(注) 钵他拔地是印度中部的一个小乡村



山

在眼底下
又绿又蓝的山
树木的轮廓依稀可辨
在身边
黄的、紫的、红的芍药
明亮的早晨
远远的太阳金光万道

或灰或白的云朵
此起彼伏，波涛怒涌
从这个峰到那个峰
从一个谷到另一个谷
在小石屋的周围
变成轻飘飘的烟雾
太阳不见了
下午的光景
意思渐渐真有点凄凉



久久

一阵豪雨

一阵横风

夜晚就是漆黑

什么都不见

除了间中的一两道闪光

什么都听不到

只有此刻或那一刻的一声响雷

在未有人迹之前

这就是深山

在人迹灭绝之后

深山必然还是一样



义 友

玫瑰花
多美丽
艳如胭脂
骚若少妇
却忘了
它有刺

煎鸡卵
多美味
甘脆快舌
油滑顺喉
却不管
它有胆固醇



赛摩多
多刺激
大声喊英雄
鼓掌叫好汉
却不怕
脚边只有两个轮

康士歌

好朋友
多热情
拍肩称兄弟
指心做死党
却不防
给你蕉皮一踩
送你去见阎王



本朝天子
一午可称英雄
谁敢
你走了穿鞋
人只敢拉一溜烟
去了耳无
水和茶好滋味

谁敢
敢对我不客气
谁敢
5日了等时
人只敢拉一溜烟
去德安一
和衣会一溜烟

谁敢拉一溜烟
谁敢去光短
谁敢
谁敢了热杰
人只敢拉一溜烟
去德安一
愿人食有梅厨

遇上鬼

缩头缩爪
恶敌无处下手
乌龟
保存了生命
然而一旦遇到人
大石下去
仍然粉身碎骨

横竖直竖
恶敌不敢接近
箭猪
保护了自己
可是偶然遇到人
一枪射击
依然一命呜呼



一片乌烟瘴气
恶敌失去目标
墨鱼
逃脱了危险
但是不幸遇到人
一网捞起
照例葬身人腹

敬献更明益

遇到人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遇上鬼

那就更不堪设想吧



在印度海岸

粉细的金沙
白浪卷起滚滚的波涛
云霞里飞鸥刺破朝辉

过了还有，过了还有的罗望树
矗立在路途的两边
百里成荫
这里、那里，一家两家破烂的泥屋
树身上粘着一块又一块要在太阳里晒干的牛粪

一片连一片的稻田
田里只有清清的水
稻秧还未插上呢
田塍上这处那处的棕榈树
东一撮，西一把
不见一个农人
不见一只牛

悠悠千古
在这里寻觅生活纯朴的贱民
几十年换一代
几十年换一代
千古悠悠

为什么

“妈妈

为什么这棵红毛丹有人吃
那棵倒没人吃”

“你不懂吗

这棵的果子甜
那棵的果子酸”

“妈妈

为什么这种胡姬有人采
那种却没有人采”

“你不懂吗

这种花朵很特别
那种花朵太平常”

“妈妈

为什么伯伯会害心脏病早死
叔叔又不会”

“哎呀，孩子呀

那是因为伯伯很能干、很会做事情
叔叔总是比不上”



人之迷

黑夜
深切盼望白昼的来临
白昼来了
之后
白昼自己变为黑夜

到处是魔鬼
殷切期望钟馗出现
钟馗出现了
不久
钟馗自己变为魔鬼

严冬
深切盼望春天的到来
春天到了
之后
春天自己变为严冬

到处是白骨精
殷切期望孙悟空显圣
孙悟空显圣了
不久
孙悟空自己变为白骨精

“正复为奇
善复为妖
人之迷，其日固久”



人生在世

采石场
轰然巨响
悬崖石块
粉身碎骨
然而没有滴血
没有悲鸣
石块
既无生命
更无感情

伐木山地
吼吼喧闹
冲天大树
脚断手折
鲜血暗淌
然而没有哭叫
大树
会生长变化
可是没有情绪



浪半帆
四四水天
其年其月
海小海大
真地真天
天幕无边
只羊
浪浪浪浪
浪浪浪浪

世在主人
来可来来
来大来来
只半成成

世入畜主主人

屠宰场
 刀光闪闪
 肥壮羊只
 喉破心裂
 喷血如泉
 哀声震天
 羊只
 既有知觉
 也有性情

人生在世
 该如石块
 该如大树
 抑或该如羊只



屠宰场
 刀光闪闪
 肥壮羊只
 喉破心裂
 喷血如泉
 哀声震天
 羊只
 既有知觉
 也有性情

该学那一样

“老师

为什么有人养大象来做工
不也养狗熊来做工”

“孩子呀

那是因为大象禀性驯善
狗熊太凶恶”

“老师

为什么有人养绵羊杀来吃
不也养狐狸杀来吃”

“孩子呀

那是因为绵羊性格憨直
狐狸太聪明

“老师

为什么有人养水牛来做工
也杀来吃
不也养花豹做工也杀来吃”

“孩子呀

那是因为水牛驯善又憨直
花豹凶恶又聪明”

“老师

那么，我将来长大之后
该学那一样呢”

“哦，这个，这个……”



投资

花了很多的劳力
把你养得肥肥胖胖
拖出来就宰
因为你的肉太可口
你是猪

花了很多的钱
把你养得长如树桐
拉上来就剥
因为你的皮太美观
你是鳄鱼

花了很多的心血
把你养得羽毛丰满
抓出来就杀
因为你的身体营养丰富
你是鸡

从早到晚的辛勤
把你栽培得嫩绿可爱
一手把你揪出来
因为你可以快人朵颐
你是青菜

一天又一天的服侍
把你照顾得婷婷玉立
一较剪就把你切下来
因为你可以供人赏心娱目
你是花

加了一次又一次的肥料
把你抚养得果叶茂盛
一刀就把你拦腰截断
因为你可以果人之腹
你是香蕉



人之常情

糖碗丰满
蚂蚁群聚
糖碗空了
蚂蚁远遁

饼盒饱满
蟑螂光顾
饼盒空了
蟑螂杜门

菜碟盛满
苍蝇猬集
菜碟空了
苍蝇飞逝

花朵开放
蜜蜂殷勤
花朵凋谢
蜜蜂潜避

金玉满堂
车水马龙
飞龙失势
门可罗雀



有人

青草上

有百片千片的老叶

浅黄初染

色泽可爱

这是生命的尽头了

然而

有人心中只是喜悦

称美不绝

远外天边

一角晚霞

胭脂轻抹

娇艳迷人

这是时光的告别了

然而

有人满怀只是兴奋

诗句如泉



泥土上

有千枝万株的熟穗

金色抢眼

粒粒盈掬

这是生命的结束了

然而

有人一脸只是欢笑

馋涎塞咽

近处眼前

一簇稀发

白雪皑皑

异彩夺人

这是时光自然的归宿

然而

有人满腔只是悲酸

长啼短叹



山 间

奔流永不止息的瀑布
没半滴水不是新的
眼左眼右密不透光的绿叶
没一瓣不是才生长出来的
这里那里的人
没半个不是刚来世间的
变、不留、变……
无穷无尽的不留

瀑布
百年千年万年都在
树的绿叶
雨季换旱季，又旱季换雨季还在
人

太阳代月亮，月亮代太阳依然存在
常住、永恒、常住……
不朽不坏的永恒

我在
所以有变、不留、变
我见
因此有常住、永恒、常住



我今不在
没有变、不留、变
我如不见
没有常住、永恒、常住

没有“我在”
没言没念
没有“我见”
没念没言

没有‘没有“我在”’

.....

没有‘没有“我见”’

.....



捞 月

凉风、深夜、蛙声
独坐窗前
望天空幽黑、沉默
很久很久
低头无话
心中难免泪水暗淌

窗前长街蜿蜒
两边闪耀明亮的灯
美丽迷人的景色
生命长长的河流
两旁一片荒凉草莽
沉闷、寂寞、抑鬱似死



像失了魂的摩多西卡
心一跳就飞得无踪无影
好一条壮汉
天上一颗流星
一秒钟跨过千、万、百万光年
好一个护法神
长街之末，躺着一条死尸
漆黑的天神，剩下一把冷灰

存在本来不应该存在
生命是个偶然
痛惜什么
昨晚残月一片
酒后跳进海中把它捞上来
雪亮清洁
抱着回家
从海里捞了月亮归来



无 题

暖气机
既可保暖
操用清洁
有人
拿来热带要兜售

冷气机
可以取凉
用时省事
有人
拿来北极找主顾

猪肉
十分实腹
又极美味
有人
拿来甘榜喊着卖

羊肉
富于营养
更属可口
有人
拿来新村摆摊档



织锦
蔽体有余
手工精美
有人
拿来贫民窟中要推销

麻布
可以遮羞
价格廉贱
有人
拿来富贵府第求人买

钱银兑换
营者有利
顾客方便
有人
在神的庙堂内干这买卖 (注)



仁义道德
便于今生
利于来世
有人
在盗贼老千充斥的巴刹内做宣传

(注) 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作成鞭子，把牛羊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的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

一九五六年

想不到
在今夜里
在你最后的一夜里
我竟以眼泪送别了你
一九五六年
这宁静的夜
像死了一般
这灰冷的心
也像死了一般

一九五六年
你曾经许过愿
你许过愿
你来时将为我带来
快乐的伊甸
三月草长
流莺婉啾
百花灿烂
群蝶乱飞
多美丽啊



唉，一九五六年
我的好朋友
你竟然失信了
我没有见到你所许诺的伊甸
叫我怎能不动感情、不埋怨

我自从认识了你们各位兄弟之后
你们这几个年头
就在痛苦中过着日子
我大好的年华
就在痛苦中度过

算了吧
朋友
今夜送别了你
你别说我们再见
你这次已经失了信约
你去就去了
以后我不会再上任何人的当



飞鸽带来书信

答远方的朋友

一月又一月的干旱
芭内没有块叶片瓣
枯槁、寂寞
周前来了一阵豪雨
蓓蕾隐约满枝
鸟雀也在歌唱

很久很久度日如年
人在孤岛上
希望、绝望
早上飞鸽带来你的书信
一个字、一份情
海涛都在欢笑



昨夜黝黑一片
天地阴森
怅惘、零落
今晚但见一线微光
山峰挂着新月
喜上眉梢

今夜

浓浓密密的雨树青龙树
一部、两部、三部停满车场的汽车
一群小孩儿提着飞机呀、兔呀、马呀……的灯笼游行
嘴里叫嚷着的话多呢
也有滚着小胶球踢来踢去
踏着小玩具汽车撞来撞去的
老的、嫩的母亲
坐在石凳上谈家常

明亮清凉的月光
透过树叶的幕洒在地面上
洒在人的脸上、衣裳上

今夜
这个中秋佳节的前夕
在多过一个小时之内
我无所事事
倚着大树观赏光景
今夜
只有今夜
卅年来吧
只有今夜

海 滩

这一带是长长黄沙的滩
那一带是短短白沙的滩
这里是零零乱乱的石头
那里在水的对面是一个小小的岛
到处都是树的绿
间中也有红的或白的花
天空里偶然有飞鸟出现

潮涨的时候

两个小的套着彩色救生圈学游泳
学爸爸，学妈妈

有时两个也假装打架

你用水拨来，他也用水拨去

有时也骑在小朋友们的肩膀上

彼此冲撞

你扭我下水，我扭你下水

潮水退去之后

四只小脚在泥沙上乱跑乱跳

捉小螃蟹啦

拾小螺壳啦

有时候也捡到珊瑚片、海草或烂柴条
还有掘泥沙玩“马沙”、“马沙”（注）



那时候住宿的矮脚木屋
今天依然站立在斜坡上
可是已破落了
屋顶上这边一个洞，那边一个洞
有几个窗口不见了窗门
墙壁上的漆也一块一块的脱落了
看样子，很久很久已没有客人到来借宿了

今天
早晨潮水涨得很高
下午潮水也退得很低
可是今天
已不再看到孩子们在游戏
也不再听到他们的叫嚷，他们的笑声
今天
独自个儿坐在斜坡上
二十年之后
自己也变得像这间木屋一样衰残了
在静寂的晚照里
天空中的小星已隐约可见
相依为伴

(注)“马沙”是马来语，意思是煮食。

小白羊、白鸽、婴孩

小白羊

是最纯洁的象征

耶稣说

我是小白羊

我是纯洁

我配做牺牲

你们可以把我奉献给上帝

然而

当母羊一出现

小白羊

为了争奶吃

就打起来了



白鸽

是人间和平的标志

毕加索的笔创造了

白鸽

和平的标志

人类拿来做个最崇高的理想

祈求它能为世界带来长久的安宁

可是

当雌鸽一出现

雄的白鸽

为了争风吃醋
就彼此猛啄，斗个死去活来

婴孩

一片天真无邪

大哥哥无时无刻不颂赞

婴孩

一片天真无邪

该给大人做个学习的好榜样

让他们懂得改邪归正

但是

当有新的玩具摆在面前

婴孩

为了攫夺权利

就拳脚交加的闹个天翻地覆

假如父母亲没生我

假如父母亲没生我

那该多好

我不必白天晚上都梦想

做个大亨，发匹大财

假如父母亲没生我

那该多轻松

我不必晚上白天都幻想

买个靓女娶老婆

假如父母亲没生我

那该多解放

我不必一年四季都胡思乱想

盖一间三房式花园大洋房

假如父母亲没生我

那该多自由又自在

我不必四季一年都乱想胡思

盖一辆威风八面的马赛的



可是，当今父母亲却偏偏生了我
于是，自出娘胎之后
我就不能不
没有白天也没有晚上
没有春也没有秋
呕心沥血
无时无刻，无年无月
搅尽脑汁
努力争取完成
这人生四个神圣的任务



孔子曰

每天穿衣服
每天洗衣服
真麻烦死了

大哥说

“这是人生的现实
怕什么麻烦呢
你必须面对现实”

二哥却说

“如果你少换衣服
不就少麻烦了吗
你学会减少需求吧”

三哥又说

“你该多换衣服
巴黎装、意大利装
一天一个款式
这就是追求进步”

每天吃饭

每天拉屎

真是何必多此一举



大哥说

“这是人生的现实
怨什么多此一举呢
你必须面对现实”

二哥却说

“如果你少吃
你就少放
学会减少贪嘴吧”

三哥又说

“你该常常上酒楼
中国餐、西洋餐
一天一个样
这就是提高生活水平”

每天开车

每天买汽油
钱、钱、钱

大哥说

“这是人生的现实
挣钱用钱
你必须面对现实”

二哥却说

“如果你少用车



你就少做钱的奴隶
减少你的兽欲吧”

三哥又说

“你该学会玩车
日本车、德国车
年年新花样
这叫做力争上游”

大哥，他

骂二哥太消极
三哥太贪心

二哥，他

骂大哥愚昧无知
三哥作茧自缚

三哥，他

骂大哥做人太平庸
二哥没出息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孔子曰

“子年四十

天乎

子何惑焉”



今 昔

是一个传教的大会
人山人海
群众被分为两等
有些是“很重要的人物”（注）
非常荣耀的坐在演讲者的两旁
其余的就是浑浑噩噩的无所谓的平常人
要用望远镜才看得清楚神父的脸

耶稣当年在橄榄山上说道理
信徒猬集也多如蚂蚁
可是，没人把他们分为有体面的和没体面的人
早到的
自然就排在主的儿子的身边
迟到的
才要坐得老远老远

听说传教者有神通
跛的、盲的、聋的、等等都能医好
有这样的报告
从患病恢复健康的人有一些
但是空手而归者则更夥

那时耶稣也有神通

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等等遇上他就能得救

据福音上的记载

有问题的人都变成没问题

失望的可怜虫半个都没有

宣传大会的气氛真热闹

大锣大鼓敲个震天价响

不喜欢的人呢

撅起嘴就说活像个马戏团

橄榄山上的聚会也群情激动

然而没有吹打，也没有歌唱

只有天父的爱子

在劝人为善说个不停



（注）英文为 Very Important Person, 简称VIP.

钵他拔地 (Putthaparti) (注一)

是这样庄严而又美好的一个地方
除了朝圣者唱诗的声音之外
除了黎明飞鸟迎接晨光的欢呼之外
只是一片安祥和宁静
一处又一处青翠欲滴的树木
白如霜雪的细沙
墙壁上有花、有动物、又有神像的浮雕
涂上深浅得宜的白、红、蓝、黄的色彩
一座不大又不小的神堂
高处是朵朵白云
远处是或高或矮的山丘
阿华陀^(注二)
这就是祢的住所

书上说

很久很久以前大地上有个耶稣
祂是上帝的爱子
祂降生尘世要为人群带来一个清洁和完美的世界
祂能将病人医好
祂也使贫困如乞丐的人们获得饮食和衣着

现在地球上也有一个祢
祢就是上帝本人的化身
祢出现世间也要为人类洗净一切自私、罪恶和斗争
有很多记载
祢也曾使死者复活
病者恢复健康
孤寡老弱，无依无靠者
祢也必然赈济照顾

祢出现了
从神堂慢步到庭园
一头圆圆的黑发是祢神圣的光圈
一件红袍是当年耶稣预言祢到来人间之后必穿的衣服
祢的举止是多么的温柔、和蔼、慈祥
比女人还要驯善
人群都合十手掌、延颈瞻望
“阿华陀来了”

有些人没有得到祢的福音
回国之后仍然只懂得勾心斗角
有些人扶病前来没有被祢医好
心里一片是难消的惆怅
有些人有钱财或别的问题的也空手而归
嘴里啧啧是不断的烦言
阿华陀，啊，阿华陀

钵他拔地
我来了
像一把怒焰冲天的火炬
我来了
钵他拔地
我去了
像一场大雨之后被水冲灭了的火炬
我去了

(注) 钵他拔地是印度中部的一个乡村，当今印度的一位“上帝化身的人”（新、马华人俗称“活神仙”）居住于此。

(注) 阿华陀是梵音，拉丁字母拼音是Avatar，意即上帝。



命 运

山野间
有参天长木
繁茂的叶丛内
藏了一巢鸟卵

植物园内
有百尺高树
浓密的绿叶里
栖着一窝鸟卵

山野间
有一天
刮了一场大风暴
叶丛内的鸟卵
倾覆了

植物园内
一年十二个月
风和日暖
绿叶丛里的鸟卵
有一朝孵成了小鸟



农场内
有几个长长的木寮
木寮内的铁丝笼里
养了一只又一只的白鸽

庙宇里
左边是浮屠、右边是浮屠
浮屠的上面
聚了一群又一群的白鸽

农场内
有一日
酒楼办菜的伙计来了
铁丝笼里的白鸽
失踪了

庙宇内
有一天
热闹的节日来了
浮屠上的白鸽
被人喂得更壮更肥

村落外
有一块落寞的沼泽
绿油油的水面上
飘浮着一片又一片的蛙卵



深山里

有一处荒芜的小湖

平平静静的水面上

浮泛着一团又一团的蛙卵

村落外

有一天

来了一大群学生搜集标本

绿油油水面上的蛙卵

一阵间全不见了

深山里

长年累月

渺无人迹

平平静静水面上的蛙卵

一朝早爆出了无数的蝌蚪



果园边

有一眼小小的池塘

在清澈透底的浅水里

有一尾又一尾的肥鱼

沙滩旁

有一带广阔无垠的大海

在碧蓝的深水里

有一条又一条的肥鱼

菜园边
有一天
都市里的鱼贩来了
池塘里的肥鱼
夭折了

沙滩旁
一年四季
风和日丽
碧蓝里的肥鱼
出游从容



我几时说过

有个农夫这么说

“这条牛不中用了
犁田上气不接下气
拖车也不行
委实太老了
宰了吃算了吧”

于是，有一天

为主人卖命了一辈子的牛

果然被宰了

肉当粮来吃

骨烧成灰做肥料

皮被拿来蒙鼓

角被挖干净做号角



有另一个农夫这么说

“这头牛现在是白吃粮了

榨来榨去没半滴奶

儿子也不会生了

时候到了

该装罐头做狗粮了”

不错，有一天

十多年来养活了主人一家大小的牛

当真的被杀了

肉装了罐头做狗粮
骨和角被烧成粉末喂植物
皮变成光亮亮的做鞋子
蹄被搅碎了制胶水

有第三个农夫这么说
“阿牛已象我一样了
拉磨没有劲
抽水更糟糕
老态龙钟
该给他休息了”

此后
阿牛的生活就是
白天浪荡田野村庄
太阳下山回栏睡觉
饿了到处有人给吃
病了主人延医
每年正月收获节到来的时候
还带上五彩缤纷的花圈上街参加游行
受人礼拜
最后，死了
就安葬在墓里
墓上栽植芒果树
主人还为他守陵七天
以防小人挖尸偷皮



世界上不就是这样吗
恩将仇报的有
恩将恩报的也见得到
可是，恩将仇报的多
恩将恩报的少
我几时说过
人的心是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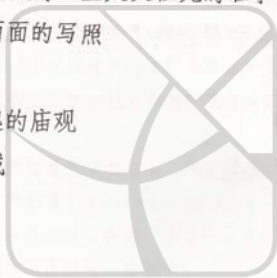


嘛嘛拉布拉姆(Mamallapuram)^(注一)

“先生，买啦
好美丽的贝壳呢
一串才两个卢比呢
先生，买啦”
一个小女孩委婉的声音

这里是南印度一个古代王国的遗址
王国发源于一个小小的干支(Kanchi)城^(注二)
一些时间之后，势力就伸展到了邻近的买梭(Mysore)^(注三)
和唯查仰地(Vijayanti)^(注四)
在六世纪它把南边的强敌左拉斯(Cholas)^(注五)吞没了
也把向南其他的敌国逐个消灭
直到锡兰岛也落入了它的版图之中
就这样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帝国
之后
一连数个世纪
北方一个强邻查路加亚斯(Chalukyas)^(注六)和它过不去
南方有一个后起之秀也乘危入寇
于是
有一天，这个巴拉哇(Pallava)^(注七)英雄的古国就覆灭了
那时正是公元九世纪

眼睛接触到的都是历史陈迹
这里是一组个别大石刻成的个别庙宇
一块石头刻一个
一座就是一个完整的建筑
瑰丽堂皇
另一处是一带石壁
壁上镌雕一个圣书里所记载的家喻户晓的故事
有神、有人、有动物
再一处是石洞加工挖成庙堂
一派浮雕讲述鬼神交战的一些人类祖先的往事
也有古代人民生活面面的写照
在海边
有一堆三间凑在一起的庙观
用石头一块一块砌成
庄严华丽
气派雄浑



巴拉哇王国极盛之时
一年里在西南风吹起来的季节
帆船就从这里出海
随着风的方向
飘流到柬埔寨
到爪哇
到东南亚别的各地
一年里当东北风飞扬的时候
帆船就归来到这里

从柬埔寨归来
从爪哇归来
从东南亚别的各地归来
就因为这样
在柬埔寨的平原上
在爪哇的田野间
在东南亚别处的森林里
就出现了无数无数的怒放异彩的建筑
这些都是巨石砌成的庙宇
兴都教来了
释迦牟尼的湛深的哲学也来了
这些穷乡僻壤
从黑夜步入黎明
它们于是就有了文化

“先生，买啦
好美丽的贝壳呢
一串才两个卢比呢
先生，买啦”

水松树向着斜阳
椰树向着海
斜阳洒在海面上
海面泛起粒粒如珠的金光

于是

我买了一串贝壳

原来

贝壳也是历史陈述呢

(注一)新加坡的印度人大多数来自印度南部的一个省份淡米尔省，淡米尔省的首都是马德拉斯(Madras)。嘛嘛拉布拉姆是马德拉斯向南37英里的一个小市镇。在约略与中国六朝唐代的同时，印度淡米尔省一带有一个王国，它的名称是巴拉哇(Pallava)。巴拉哇当时有一个与东南亚各地有密切贸易和文化关系的海港，那就是嘛嘛拉布拉姆。巴拉哇这个王国在极盛之时，不但武功显赫，而且文化上也有惊人的成就。现今在嘛嘛拉布拉姆一带有很多庙宇的遗迹，这些就是巴拉哇王国文化的见证。当今的印度人，对于嘛嘛拉布拉姆的古代文化与艺术是非常引以为荣的。

(注二)嘛嘛拉布拉姆是巴拉哇王国的海港，干支城是首都。干支城的全名是干支布拉姆(Kanchi-puram)，现在还存在。干支布拉姆在马德拉斯西部，离开它有47英里。

(注三)买梳现今是淡米尔省西边的一个邻省。

(注四)唯查仰地是一个地名，这个地方在马德拉斯的北部。

(注五)巴拉哇国的南部有另外一个王国，这个王国的名称是左拉(Chola)，它的人民就是左拉斯。

(注六)在巴拉哇国的北部也有一个王国，它的名称是查路加亚(Chalukya)，它的人民就是查路加亚斯。

(注七)参看注一。

一个故事

“先生，您从哪里来
觉得印度好吗
您有拿买酒证吗
您不喝酒的吧
您的买酒证让给我好吗
明天请先生到寒舍来吃饭
我的女人煮得一手好咖喱”
一张陌生的脸
瘦削，满是褶皱的皮
一头零乱的灰发
身上穿着没用肥皂洗过的衣服
他和我扳谈起来
一座回教式的大建筑
是个人山人海的火车站
格局仍然雄伟庄严
红色的墙壁依然红色
然而日久欠缺维持修理
已显得肮脏剥落
是大不列颠帝国遗留下来的财产
站外的空地上只有一片泥沙
草已死光
时已深夜

沙地上有三两家乞丐
有的已睡眠、有的还坐着

“先生，昨天我来旅店找您您不在
昨天我们杀了鸡等待您光临
真可惜，真可惜
先生，您的买酒证拿了没有
先生，看您是不喝酒的
那个东西送给我好吗”
是一间餐馆

我正在喝牛奶吃“兜沙”^(注)

没想到那个老汉忽然又出现
坐了下来又和我说话
他的目光闪烁
态度友善
言语诚恳亲切
餐馆的地上好像很多天没打扫
餐桌上要不断用手驱赶苍蝇
餐馆门外
有两排乞丐坐在地上等待着讨钱

“先生，您要走了吗
先生，您的买酒证不给我吗
先生，我的家境很不好呢
您真正的帮我一个忙好吗
您现在赶去旅游局拿酒证还来得及呢
还有半个钟头您才需要赶到飞机场呢

先生，您是来找神的
发发慈悲吧”

旅店的大厅塞满房客的行李

我的皮箱肩袋也在内

大厅里没有冷气只有风扇

在印度夏天格外炎热的天气里叫人烦闷暴躁

旅店大门外

电单车的士、的士、巴士、牛车和人只是一片吵闹声

马路上有一个乞丐画了一个神像

希望人们把钱丢到神像内给他买衣食

“先生，多谢您，真多谢您

我的老婆也多谢您

可惜，您现在就要走了

不然，今天一定拉您到家里吃咖喱鸡

先生，您真是个好心人啊

先生，下次您有来印度一定要找我

或者，我到旅店来找您

千万要记得

您一定要再来”

电单车的士的容量不很大

仅自己一个人加上些少行李就塞到变成沙丁罐

开车的人体格瘦削到只有一层皮包着一副骨

二十零岁竟象将近四十

衣衫污秽

一身臭汗

然而，双目炯炯有光

三五个乞丐包围着电单车的士
扯着人的衫袖或裤脚伸手讨钱

坐在飞机内心里盘算

究竟是做了一件坏事还是一件好事

淡米尔省是印度兴都文化的堡垒

为了维持社会的道德和人民的纯朴

所以禁止谁都不能喝酒

除了从外地到来观光或做生意的客人以外

可是，这一个穷愁潦倒的老汉

眼看他就像池里干了水的鱼

维持风化是长期的事

这条鱼要死在眼前岂能不救

有了买酒证那家伙就能买到酒

他转手卖给人时当然是做黑市

给人酗酒不错是一件坏事

想到那家伙很可能快死自己心里也不好过

结果对自己说道

“计长算短

你做得不能算太错”

印度

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要把社会办好的漂亮计划有很多很多

可是，要死在眼前的可怜人则更夥更夥

(注)“兜沙”是一种食物，用米粉做的，实笔岗路的印度食店都有得卖。

阿赞陀 (Ajanta)^(注一)

—

是一个山峡
成新月形
两边是崖壁
从地拔起高如小瀑布
峡底有一条溪流
满是零零乱乱的大小石块
山到处是高仅及人的小树
溪边这里那里也是绿色的小丛
偶然有一点、两点或数点的红花

在很久很久以前
公元前二世纪
人们就开始在山峡上开凿洞窟
直到公元七世纪
陆陆续续的开凿了将近三十个
洞窟一些是礼拜释迦牟尼的殿堂
一些却是僧伽们居住的精舍
每个处所都有柱、有梁、有门、有窗
有些外面里面还有雕塑
佛祖、菩萨、飞禽、走兽、花卉、树木
有些墙壁上也绘有图画
记述悉达德平生的事迹

比如成道后归家探望妻孥
或演说他世世代代或为贵族，或为贫贱
或为人类，或为犬马的本生故事

在路途上贩运货物的殷商
逢时过节都有财币拿来捐献
耕田种菜的
也从不间断地殷勤照顾
之外，织布的、烧窑的、制造腊烛或香枝的
也源源不绝地供给种种日常用品

比丘们领受了这许多恩惠
也尽心尽力地为老百姓们消除生活上的苦恼
中了邪魔或患上疾病的
就为他们驱逐妖怪以及给予医药治疗
经济上或工作上有困难的
就为他们在神前祈求福禄
对于那些有知识的人们

更为他们指点人生究竟的迷惘

照照明灯

赐给他们无穷的智慧和

就这样

老百姓和僧侣们

相依为命

荏苒光阴、寒来暑往

经历了八百多个春和秋

在石窟出现于人世之前不久
那正是伟大的阿育王统治印度的时候
然而现在
阿育王早已物故而他的王国也覆灭了
待他而兴的
在北面有一个希腊人的政权
在南方的是一些信奉婆罗门圣教的国度
南北之间
兵燹连年
人来马往
必然途经这个佛祖的圣地
南方的王朝
也鼓吹和扇扬崇拜黑天尊(注二)
极力排斥佛教
风雨飘摇，艰难度日
然而信徒们和僧伽们
却以坚忍不拔之志
和顽强斗争的精神
一日、一月、一年、一纪
在恶劣的环境中
奋斗和挣扎下去
最终保存了生命

这个隐藏在翠绿丛中的山洞
于是渐渐便闻名遐迩

不止从天竺本土内的各个国度
络绎不绝的常有各行各业的人民到来参圣
即使是远在海外的友邦
也不断地有商人、香客、僧侣和学者
前来祈求福禄或者寻找智慧
来自西方罗马伟大帝国的客人屈指不可胜数
来自波斯湾各地的朋友多得正如天上的云
之外，还有来自东方友邦文明古国的
听说在四世纪就有一位德行高深的法显和尚
在七世纪也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唐玄奘
那时节

阿赞陀真如白天里的太阳
或者正如夜晚上的月亮
是没有人不知晓的
那里有人不瞻仰



将近三十个的洞窟里
有些是雕凿得齐齐整整的
有些则只修好了一些角落
从一个时期开始
阿赞陀渐渐的便为人们所冷落了
未曾做完的殿堂精舍就半途而废
做生意的人不再拿经济来支持
生产米粮的也断绝了接济
各行各业的工匠们
已变得自顾不暇

因此，更无能力施爱于人

于是，僧伽们也就只好一天天的离开

十年、几十年、百年

经过漫长的岁月

阿赞陀最终便为人们所完全遗弃

在从前，迪岗高原上的经商路途

从南到北，或从东到西

都必然经过阿赞陀的附近

可是，沧海桑田

现在情形却已变了

货物的转运一步步的改弦易辙

人们不再涉足阿赞陀的土地

于是，阿赞陀就死亡了

从七世纪之后

直到十九世纪初年

阿赞陀就只是一片静寂

山前、山后，这里、那里慢慢的长满荆棘草莽

洞窟也一个个的为毒蛇猛兽所盘踞

就这样

在一千二百多年的岁月里

阿赞陀沉沉的深睡

“当一个人的姓名还为人们所惦念的时候

他就等于快乐地活在天堂里

因此，一个人应该在山的上建立起来一个纪念物

这必须与日月同长”

第廿六个石窟里在墙壁上刻有这一段话
然而，这只是一段废话

二

偶然一次机缘

有几个洋兵到深山野岭去打猎
没头没脑的滚到阿赞陀这个地方来
一个牧童率领他们到老虎洞去找老虎
噢，洋兵们因此发现了奇迹
他们所见到的不是已经看得烦厌的山洞

在浓浓密密的丛莽中

他们所见到的亭台楼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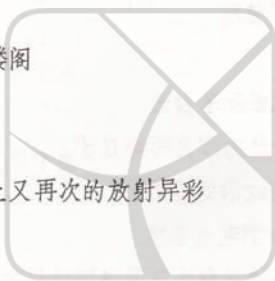
洋兵们瞠目咋舌

叹为观止

于是，阿赞陀在世界上又再次的放射异彩

明灯又点亮了

那是公元一八一九年



在那年之后

有喜欢艺术的

喜欢建筑术的、喜欢雕刻的、喜欢绘画的

有喜欢研究宗教的

特别对佛教有浓厚兴趣的

有喜欢只是游山玩水的

都蜂拥到阿赞陀来观光和凭吊

喜欢阿赞陀的美的
出版了很多图和书
像赞美鲜花或歌颂天上的星星那样
唱响阿赞陀的造诣
醉心于它的智慧的
也发行了连篇累牍的刊物
讲论这个圣地在佛教上的意义和历史
至于那些只为了寻幽探胜的
也拍摄了无数的照片和印刷了无数的文字
肆无忌惮地宣扬这个山峡是个蓬莱仙境
阿赞陀啊，阿赞陀

一个蓝天里飘着朵朵白云
大地上洒满金色的阳光的好日子
作为这个国家政府的宾客
我来到此处山洞观光圣地
心中记得高僧法显叙述游历佛国的好文章
也念念不忘三藏菩萨的大唐西域记
由这个石室荡到那个石室
从墙壁上的这个故事看到那个故事
在这个殿堂礼拜佛祖
在那个精舍想象当时僧伽们的起居生活
挨着这里花柱那里雕门拍个照片
端详这尊菩萨那尊罗汉看个究竟
清晨飞鸟在枝头上歌唱的时候即来
傍晚耕牛从田里慢步回棚的时候才去

汽车在归途中
天边一片云霞红得很美丽
仰首只是凝思
口中没半句言语

阿赞陀自从再度出现于人间之后
就获得国家政府特别的照顾
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们
把它清除草莽和垃圾
破烂了的墙壁门窗赶快修补
断头折足的神像
或是被青苔鸟难所吃掉的图画
都尽量给以还原
还派了差役多人日日打扫守护
这是国家之宝
人类文明的奇葩异卉
大家都有一个想法
阿赞陀要留给后人
它要传之永恒久远久远
然而
要留给后人
要传之永恒久远久远
这到底可能吗



三

那一年正是雨季过后

释迦牟尼从毗舍离地方来到波婆城
一位做铁匠的信徒献给他食物
食物不清洁
于是佛祖吃了之后便病倒
当天晚上
在一双沙罗树之下
他安详地告别了人间
在弥留之际
想起他的身体即将开始瓦解
向着围绕在身边的弟子们
佛祖恳切地再为说明
他一生宣化的一个基本观念
他说“一切万物，没有一样是常存的……”
王子周游列国说教四十五年
在生命最后的一分、一秒、一刻里
说了这一句沉重的言语

(注一)阿赞陀是印度一个著名的佛教古迹，由二十九个石窟构成，位于孟买市向东将近三百英里的地方。中国敦煌的艺术是起源于阿赞陀的。

(注二)黑天尊，Krishna，是兴都教里所崇拜的对象之一。兴都教相信，上帝在久不久会以人的形体降世到人间来，那时是人类社会道德败坏的时候。Krishna就是印度历史某一个时期中上帝的显现。

没有悟水西

万顷森林中
静寂
小瀑布下
有人



水牛

天上的太阳热烘烘
在溪水里
水牛
悠然自得

西南风吹来的时候
有人拉去犁田
水牛
俯首欣然就架

天上来一阵豪雨
在烂泥里
水牛
怡然自悦



东北风吹来的时候
有人捉去拖车
水牛
摇尾从容上道

没有东西

花生
长在泥土里
没有片刻
不蓬首垢足

西瓜
生在地面上
有时下雨
也难免一身泥泞

绿柚
挂在树枝上
偶然一次
都会飞来满脸鸟粪

没有东西
永远永远
是一个干净的世界



皇天青来
皇天洪天
皇天
皇天

山皇而立
山皇而立
皇天
皇天

皇天
皇天
皇天
皇天

皇天
皇天
皇天
皇天

皇天
皇天

西 宁 静

天首是星
天足是星
深夜里
四周都是星

左面是山
右面是山
幽黑里
辽阔大地

路的这一边是庄园
路的另一边是庄园
在寒气里
渺无人影

小小市集
早已沉睡
大树下的水牛
动也不动

庙宇外
一片宁静



看 花

花儿开了
喜悦无边
花儿谢了
伤心欲绝

现在
花儿开
无动于衷
花儿谢
心如止水

花开必然花谢
花谢必然花开

花本无有
只是自己观念的幻觉
自己况且没有
何来有花



星白静小水
碧柳风门
花踪道静
和平日
丝风来真

静香似梦蝶
刻一星安
静一星安
丁家表冥泉
书止静时静

花散静山
星白静小水
碧柳风门
花踪道静
和平日
丝风来真

星白静小水
碧柳风门
花踪道静
和平日
丝风来真
星白静小水
碧柳风门
花踪道静
和平日
丝风来真

山 中

小小的白屋
门户剥落
窗扇洞开
日午间
风来风往

榴梿的香味
这里一棵
那里一棵
果实落地了
腐朽泥土中

山花烂漫
黄的躲在草丛里
红的长在树枝上
一片娇艳
没人蹂躏

一只两只几只蜻蜓
有的飞在水面上
有的歇在茅草间
沼泽里
合波缓缓



丁巳仲夏
畫於滬
丁巳仲夏
畫於滬

畫於
滬
畫於滬
畫於滬
畫於滬
畫於滬

畫於滬
畫於滬

畫於滬
畫於滬
畫於滬
畫於滬

远处是山

近处是山

山的那边是谷

山的这边是谷

空无人迹

限之小大



大小之别

庄子齐物论：“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撼海而不能惊。”

连朝豪雨

海

容量不见有变化

泥坑

器官爆满，尿水横流

一季两季大旱

海

肥瘦依然一样

泥坑

早已化为乌有

有人丢泥

大山

不见增高多少

沙堆

一时变成了爆发户



有人采集建筑材料
大山
未见被削成矮仔
沙堆
已是尸首无觅处

街灯亮了
太阳
光芒不减威力
蜡烛
却顿时黯然失色

街灯熄了
太阳
光辉没有增强
蜡烛
炫耀身世，洋洋得意



无 题

一

村落边

有一丛密密的老竹

色泽青翠悦目

深山里

有一丛密密的老竹

风格苍劲可爱

村落里

有家农户

要建造房屋

把村落边

一丛密密悦目的翠竹

给砍光了



二

花园里

有百种千株的兰花

颜色五彩缤纷

山芭里

有百种千株的兰花

临风摇曳生姿

花圃外

有贵客来了

要买花

花圃里

百种千株的兰花

任人尽情剪割去装饰花瓶

三

果园里

长了一片又一片的红毛丹

浓绿丛中红点如雨

山谷间

长了一片又一片的红毛丹

果实累累欲坠

果园外

有罗厘车来了

要收购水果

果园内

一片又一片的红毛丹

给糟踏得如脱落了胭脂



水的话

偶然在碗里
我便是碗的形状
有时在碟里
我便是碟的形状
或者在盒里
我便是盒的形状

是圆

是扁

是方

那一样不可以

和墨结了伴
我就挂一张包公脸
跟朱砂混在一起
我就登台演关公
同蓝靛交了朋友
我就卖刀做杨志
是黑
是红
是青
那一种色彩不美观



天气和暖的时候
荡荡漾漾的我是一片水
天气寒冷的时候
硬如铁石的我是一块冰
天气炎热的时候
轻飘飘的我是朵朵白云
在人脚下的大海中
在人眼内的山巅上
抑或在人头上的玄天里
那一处不可以安身



此 后

垃圾

天天扫，天天有

垃圾本身不是垃圾

它是垃圾只因人们的态度

此后

心里何必再有垃圾

战争

常常制止，常常发生

战争有何恐怖

恐怖只是自己的心里

此后

何必再理会战争



罪恶

天天清算，天天再来

罪恶原来不是罪恶

它是罪恶只因人们的是非

此后

眼里何必再有罪恶

死亡

常常悲伤，常常却来

死亡有何可怕

可怕只是自己的意念

此后

何必再烦恼死亡

少见多怪

多见则自然少怪了



偶 思

一只羊
被一条绳子绑在一根柱子上
这只羊
它能走的路
就只有绳子的长短那么远

一条鱼
被一盆水困在一个缸内
这条鱼
它能游泳的天地
就只有水的份量那么深浅

一只兔
被一棵树荫围在一个铁丝网里
这只兔
他能蹦蹦跳跳的世界
就只有树荫的圈子那么广阔

一个思想
被一种哲学钉住在一个框框里
这个思想
他能飞翔的宇宙
就只有这个哲学的边界那么远
那么深浅、那么广阔



山野即景

团团簇簇

眼的左边是绿的叶

眼的右边也是绿的叶

下边一条白雪飞腾的瀑布

这里呀，一两只飞蝶

那里呀，两三只飞蝶

凹凸不平的石地上

有一家大大小小

在野餐



感 想

像燃着的檀香
生命
愈烧愈短
但愿
每一寸逝去的时光
都像缭绕的烟雾那么芬芳

像亮着的蜡烛
生命
愈烧愈竭
希望
每一个消逝的时刻
都像熊熊的火焰那么光亮



画里的观音
没有生命
这个人
不言不笑
没有生命里
充满着对人类无穷的慈悲
不言不笑中
蕴藏着对别人无限的温暖

桌上的释迦牟尼

枯槁如石

这个人

麻木如铁

如石的枯槁

掩盖了对人间疾苦深沉的关怀

如铁的麻木

隐蔽了对伸出的援手必生的同情



山的斜坡

山的斜坡

左边是树

右边是树

上上下下四周都是树

白碧一样清洁的石凳上

有一双静默的少年男女



问诗式哉

昨天我经过小花园
看见一朵朵的小红花
昨天我经过一扇房门
看见一张睡得甜甜的脸

今天我又走近小花园
片片的花瓣在微风中起舞
今天我又走近一扇房门
明如秋水的眼睛向人微笑

明天我又会来到小花园
深深的花心会散发清香吗
明天我又会来到这一扇房门
含情脉脉的小唇会向人说话吗

你为什么要问

那里有太阳
葵花就一定要相向
你为什么要问
为什么
葵花
总要向着太阳

那里有月亮
那里潮水就会高涨
你为什么要问
为什么
潮水
总要伴随着月亮



那里有池塘
那里蜻蜓就会点水忙
你为什么要问
为什么
蜻蜓
总要流连不去在池塘

那里有鲜花香
那里蜜蜂就要来采粮
你为什么要问
为什么
蜜蜂
总是舍不得鲜花香

那里有菩萨观世音
那里就有人要献心
你为什么要问
为什么
有人
总要礼拜菩萨观世音



镜里的影子

眼睛在报纸上

心儿却在别处

“你在想念什么呢”

“哦，只不过是一件事情”

“我喜欢读使我快乐的诗歌

可是，却不喜欢读爱情的作品”

镜里的影子

右边变成左，左边变成右

脸上无表情

却压住一心喜悦

说句调皮的话

有人嘴边硬隐住一个微笑



回来办公室

在楼梯上忽然遇到你

“你也到这边来吗”

“哦”有人脸红了，“是来找朋友”

寄 语

今天青龙树上如果没有花朵
请别伤心
因为这是盛暑的季节呢
等到明年风吹细雨的时候
团团簇簇的金花就会灿烂满目

今朝果园里如果没有红毛丹
请别担心
因为这是淫雨连朝的日子呢
待到明年太阳炎热如炉的时候
一片红海都是数不尽的累累果实

今晚云中如果见不到月亮
请别操心
因为这是黑暗重回大地的日子呢
等到下次海中的肥鱼都游向“基笼”的时候
万里银光就会偷窥窗户

今夜天上如果见不到猎户星
请别烦心
因为这是燕子北飞的季节呢
待到下次圣诞树都亮起彩灯的时候
一点清光就会伴人入睡

小诗寄北

一

天上有月亮
我在月亮的这边
她在月亮的那边
她的心在月亮的这边吗
我的心是在月亮的那边

二

天空暗暗
盼望看到星星
相隔遥遥
希望看到眼睛
很久太久才有几个字
夜夜都是刻骨的相思
我愿化为一个美丽的梦
偷偷的钻进她的心里



三

偷偷的微笑
是端详她的玉容
喃喃的自言自语
是写诗给她
一夜坐到天明
是思念怎样和她见面

短柬寄北

思潮海涌

是想念着你

没有料到你这么疯颠

虽然是小小年纪

同病相怜

同材相悦

池中有莲花便有蜻蜓

树上有绿枝便有飞彩

明知道你不是真心

但我却无法不让你留在脑海

明知道你是玩世不恭

我却好像愿意做个玩具

昨天叫自己不要打电话

可是却打了两次给你

今天吩咐自己不要写诗

却写了两篇长长短短

匆匆忙忙

未曾准备

我忽然来了

匆匆忙忙
未曾道别
我忽然走了
真是神不守舍
未曾有过这么一次
虽然活到这把年纪

今天想再北上 come 见你
可是俗务缠身
就算如此
写这几句话寄给你
聊表寸意

等待你再来新加坡
如你愿意
琴、棋、诗、书、画
以及做人的道理
我们一定谈得很投契



盼 望

深切盼望
一点消息
远处天际
飞机起落
那天晚上
将近子时的深夜
我北上会你

未曾有过
使我如此惦念
如此怀想
只有你一个人
玲珑活泼
一只穿帘小燕
俊俏的话
葡萄酒的笑
除了二十多年前的
一个幻觉



如今也是一个幻觉吧
至今应该是一个幻觉了
然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幻觉
像大暑天

突然倾盆而下一场风暴你来了
像雨后的霓虹，也瞬息即逝

一生人
就在幻觉中度过
年年岁岁
岁岁年年
夜晚看皮影戏
天亮了，手拿玻璃镜耽赏里面的花

淡淡的愁
浅浅的恨
无限的怅惘
深深的情
然而我又怎样向你
说
以前是不说话
现在是你缄默
我怎样向你
说呢
你说吧



深夜
遥望天际
又见飞机升降
悄然
只有北上的思念
人依然在窗前伫立

未寄的诗

昨天经过一个大花园
看见一朵鲜艳夺人的牡丹花
多可爱呀
很想折来带在衣襟上
可是不敢伸手
因为这朵花是别人的呀

今天又经过一个大花园
看见一朵脂红欲滴的玫瑰花
多美丽呀
很想采回家中插磁瓶
可是不敢举步走向前
因为这是别人的花朵呀

明天会经过一处飞禽苑
一定会看见一只金色照人的黄莺
该似云中的仙子呢
很想捉回家中听它日夜歌唱
可是那敢真的就动思念
因为这小鸟是别人的呀



后天又会经过一处飞禽苑
一定又会看见一只碧蓝如靛的翡翠鸟
该似凌波翱翔的女神吧
很想夺回家中永远欣赏
可是那敢真的就如此放肆
因为这是别人的小鸟呀



山 涧 中

山石

飞瀑

声响刺破人耳

前面园中

一点两点万点的绿

使人忽然惊喜娇嫩的红花

在山涧中

被一堵短堤截断出来的池塘里

有少女

象飘叶样轻快

有少男

象游鱼般灵活



只 见 你

今朝起来
和法师谈话
在他脸上
看到的，不是他，而是你

昨晚在房中独自打坐
头上不见释迦牟尼出现
在水花顶上喷出的
是一个个的你

嘴里喝牛奶
牙齿嚼面包
味道儿不晓得已飞向何处去
心里感觉到甜甜的
又是你

法师和我谈话
妙语如珠
此人充耳不闻
脑海中回旋着的音响
是你电话上
俏皮的戏谑之语



法师墙上

挂着一幅幅的对联

龙飞的神书

看了又看

看了多时

却看出了一只你所画的凶猛的老虎

是我的神通在创造境界

抑或是你的魔术在变把戏

法师殷勤送别

经过一盘又一盘

苍鬱古雅的景致

青青绿绿

绿绿青青

大盘小盘

高盘矮盘

在娇小的嫩叶上

见到的是你

在小蓓蕾，在小白花上

见到的又是你



刚才飞车回到家中

手中立刻拿起文件

便要开始那牛马的生活了

时间逼迫

老板曾经说过

“工作到时做不好
就炒你鱿鱼
昨晚和现在
我心里本来就忐忑不安
可是现在见到的
不是文件
又是你

现在手中执着笔
写的应该是吹牛皮的文章
这可忘记了
写的是这一首给你的诗



台 风

像一阵十二号的台风
推倒房屋
淹死猪仔
溺死鸡只
飘走了鸭子

拉倒大树
拔起蔬菜
冲走了瓜和果

撞断了桥
挖坏了路
把汽车卷到黑浪里
把摩多西卡滚到海心去
把人淹死了像蚂蚁



牙尖嘴利
像拿破仑开大炮
唇枪舌剑
像希特拉乱射机关枪
有时正面一刀插你心窝
是麦卡特要杀尽日本兵
有时背后放冷箭
是铁托元帅打游击

假使做了皇帝
必然是个武则天
如果做了个画家
当然胜过鼻祖画螺
弹起琴来
要避席的是谢道韞
做了人家的老婆
一定是个潘金莲

猫公玩老鼠
女人戏男人
打电话是由于子夜到天快亮的三四点
打电话一晚又一晚
话是糖，甜蜜蜜
话是小青椒，小红椒，火辣辣
“你要睡了吗
我舍不得放你走”
想放下电话脱不得身

今天中午
突然间，门前出现了神仙
神仙手拿鸡鸭牛羊来喂凡人
不是凡人献供花果祭神仙
观音菩萨眼里含情
绿母菩萨笑里满是温柔
“你忙个什么

不喜欢你打扫庙堂迎接神
不劳烦你搬桌摆椅招呼神
喜欢你跪下来向神祷告你心中的话
那就是要你和我谈天”

宋玉坐禅

想炼好金身成个佛

宋玉遇到女神

女神招了他的魂

宋玉，宋玉

女神，女神

女神是个神

宋玉还是个凡人



一日风光明媚

日光照亮一天晴空

闹哄哄的午风在水松间，在长柳间

在郁郁郁的青翠间捉迷藏

远远的蓝山，近近的碧海，身边的波涛

眼睛里的一双眼睛，笑咪咪的

心里的一颗心——诗、绮丽的旋律

你说，我不痴吗

为什么芍药不爱，胡姬不爱，水仙不爱

剑兰也不爱

什么什么都不爱，就只爱一样杜鹃花

芍药、胡姬、水仙、剑兰、杜鹃都美丽

可是只有杜鹃花才有刺

我并没有说她不傻

一头长发飘风的，她看不上眼

嘴齿白得可爱，整整齐齐的，她好像没

十分注意

步履矫健如飞的，她也不要

她说——谁能相信她不在撒谎——

神话里的那个铁拐李，是从古至今最漂亮

最漂亮的男人

十年一觉狮子城

睡前嫩绿油油，花卉夺目奇艳

醒来也还是一层层的深荫深荫夹道

公园里蝶儿忙，蜻蜓忙，趁热闹的人们更忙

不是吗

狮子城是个永远、永远青春的好地方

你不信吗

城里的有情人尽都是千年万代的童男童女



一日风光明媚

没有阳光的日子，阴霾如浓雾
 压向大地，万物皆失其色。这时，你若
 不感到一丝丝的凉意，你不会感到一丝
 丝的凉意。这时，你若不感到一丝丝的
 凉意，你不会感到一丝丝的凉意。这时，
 你若不感到一丝丝的凉意，你不会感到
 一丝丝的凉意。这时，你若不感到一丝
 丝的凉意，你不会感到一丝丝的凉意。



你若不感到一丝丝的凉意，你不会感到
 一丝丝的凉意。这时，你若不感到一丝
 丝的凉意，你不会感到一丝丝的凉意。

三葉之二

詩譯





半 叹 息

非洲马德嘉斯嘉岛的民歌

半叹息幻想的花
那位姑娘来见我了
而她的爸妈却醒觉起来阻止了她
我用美丽的语言来和她说话
但是她却不理睬咱……

你会在这里衰老的
你和你的悔恨
我和我的爱
我们却回转家



小鸟

非洲嘉本国的民歌

有一天早上我起来
到园里去采果子
而我见到这个
我见到升起来的太阳
和一只小鸟
唱着它早晨的歌
而我听到这个
那只小鸟叫着“啁，啁，啁”
又乞求着说
“请你留着我巢里的小孩子吧”
而我是这样说
首先我叫道“啁，啁，啁”
接着我就说
“你不要怕呀，我是你的朋友”
而向我乞求的，我是办到了
自从那天起那只小鸟就爱我
而它的歌唱就给我以无限的欢忻
而这就是所发生了的事情呀

今天你把我自己的礼物给我吧
我只会尊敬你
我向你乞求，我向你乞求，我只有你而没有别人
不要和我争狠
给我我的孩子吧

歌狄柯的悲哀

非洲象牙海岸“波尔”族的民歌

我们是三个女人，三个男人

而我自己是歌狄柯安果

我们上路到城市里去赶工

而我却失掉了我的妻子，娜娜玛，在路上

只有我一个人失掉了我的妻子

只有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发生了这样的悲哀

只有在我一个人，歌狄柯

三个男人中最美的一个

发生了这样的悲哀

没有用处呀，我呼唤我的妻子

她死在路上像逃跑的小鸡一样

我怎样告诉她的母亲呢

我怎样告诉她，我，歌狄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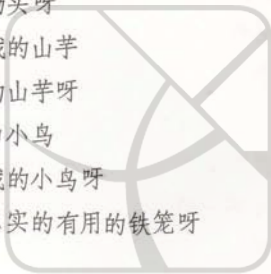
当这么不容易的

我试图约束我自己的痛楚

羊呀，你还给我我的盐吧

非洲那芝拉国“依波”族的民歌

羊呀，你还给我我的盐吧
巴刹里的人所给我的盐呀
巴刹里的人吃掉我的果子
采果子的人所给我的果子呀
那个农夫毁坏了我的锄头
铁匠所给我的锄头呀
那个铁匠吃掉我的山芋
老婆婆所给我的山芋呀
老婆婆吃掉我的小鸟
我的铁笼所给我的小鸟呀
啊，啊，我的忠实的有用的铁笼呀



阿里基·耳令尔

非洲民谣，本用那芝拉国土语“约鲁巴”表达，今以英文译文重译为中文

他坚实、强壮
像块古老的石头
他聪明像神的眼
不生草的
像土地一样他不会变更
他把灯吹熄
让他的眼睛像火一样闪烁
他可以使到一个不生育的女人
孕育孩子
他是我们的王的父亲
他看顾我的孩子



三个朋友

非洲民谣，本用那芝拉国土语“约鲁巴”表达，今以英文译文重译为中文。

我有三个朋友

一个叫我睡在席上

一个叫我睡在地上

一个叫我睡在他的胸膛上

我决定睡在他的胸膛上

我看见我自己被河流逐去

我看见河的王

我看见太阳的王

在那里我看见很多棕榈

繁生果实

重得果树都弯曲了

果把果树杀死了

——是一个梦？——



丧 哥

非洲民谣，本用那芝拉国土语“约鲁巴”表达，今以英文译文
重译为中文

丧哥是一只像猩猩的野兽
森林里罕见的动物
罕见得像猴子一样，那位医师
丧哥，不要给我一点点你的药
全部给我！好让我敷满我的脸，我的口
谁等待象就是等待死亡
谁等待野牛就是等待死亡
谁等待火车就是等待麻烦
他说我们必须避开能够害死我们的东西
他说我们必须避开麻烦
他是等待那些我们所要避开的东西的人
他跪下来，像一个蔬菜的采集者
丧哥是不采集蔬菜的
他只是在寻找那个农夫的头颅
那个农夫被欺骗了
他跑到农场去，只是为了被杀
我的主呀，不要牺牲我给你的内在
我一生不会尊敬任何人，只会尊敬你
丧哥我求求你，让我过好的生活吧
我要你手中的物
我要你给我一个好的东西

童年的椰子树

阿德里·莫尔地作

作者非洲人，其他身份履历不详。

当我真的很小的时候
而那时约呵和弗拉都是六岁大的巨人
我的父亲，他们和我，将泥和农场里的尿粪揉合起来
在这些肥料里，我们种植椰子树
用兄长们的名字来称呼它们
椰子树远比我长大得快啦
瞬息间，我还未变成大人
它们，盛开着花，已经达到它们的目的了
象姐妹们所穿带的耳环的模样儿
细嫩金黄的花朵出现了
我看着花朵由金黄转成绿色
继着就生成了象达达头颅一般大小的果子
我垂涎于果子里盛满着的奶汁
我倾听沙沙作响的叶子
倾听喧哗胡闹、沙沙作响的叶子
当晚风吹起的时候
现在，它们仍然是缠绕着我，在工作的当儿或是在游戏的时候
那沙沙作响的叶子
在梦幻成长
儿童时代的
茅屋的墙缝的后面

非洲的恳求

罗兰·汤比开·德音斯达作

作者非洲人，其他身份履历不详。

我不是你——
但你却不
给我机会
不让我做我自己

“假如我是你”——
但是你知道
我不是你
然而你却不
让我是我自己



你干预、管理
我的事情
好像这些事是你的
而你是我

你不公平、不聪明
愚蠢，要想象
我可以变成你
说话，做事
思想和你一样

童年的椰子树

阿德里·莫尔地作

作者非洲人，其他身份履历不详。

当我真的很小的时候
而那时约呵和弗拉都是六岁大的巨人
我的父亲，他们和我，将泥和农场里的尿粪揉合起来
在这些肥料里，我们种植椰子树
用兄长们的名字来称呼它们
椰子树远比我长得快啦
瞬息间，我还未变成大人
它们，盛开着花，已经达到它们的目的了
象姐妹们所穿带的耳环的模样儿
细嫩金黄的花朵出现了
我看着花朵由金黄转成绿色
继着就生成了象达达头颅一般大小的果子
我垂涎于果子里盛满着的奶汁
我倾听沙沙作响的叶子
倾听喧哗胡闹、沙沙作响的叶子
当晚风吹起的时候
现在，它们仍然是缠绕着我，在工作的当儿或是在游戏的时候
那沙沙作响的叶子
在梦幻成长
儿童时代的
茅屋的墙缝的后面

非洲的恳求

罗兰·汤比开·德音斯达作

作者非洲人，其他身份履历不详。

我不是你——
但你却不
给我机会
不让我做我自己

“假如我是你”——
但是你知道
我不是你
然而你却不
让我是我自己



你干预、管理
我的事情
好像这些事是你的
而你是我

你不公平、不聪明
愚蠢，要想象
我可以变成你
说话，做事
思想和你一样

上帝造我是我
他造你是你
为了上帝
让我做我自己吧



见不到爱人

AC约旦作

AC约旦诞生于一九〇六年，他在南非的角市大学的非洲研究所当过几年“班都”语言的讲师，之后，曾留学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洲大学。他是“索沙”及其他非洲语言的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他曾用土语写过一部译成英文为“祖先的愤怒”的小说。

远的山把你藏起来
近的山压下来
我有一把大锤就好了
把近的山粉碎
我像鸟儿一样有翅膀就好了
越过那远的山去



从六到六

前 人

六点钟真是个好家伙
我跑到林尼去，看见人们
在六点钟被人当牛马赶
我跑到孔斯去，看见人们
在六点钟弄得满身大汗
回到了那哈来，我看见人们
在六点钟被人硬干



荒凉的路

前 人

荒凉的路

没有半粒星

荒凉的路

黑影辽远

沉寂

静止得像一颗垂死的心

轻轻地坠

悲哀地陷落

荒凉的路和你

黑影

陌生的，模糊的黑影

蔓延的黑影

袭击被禁锢的灵魂

愁苦——愁苦

苛刻的愁苦

就是我要走的路



你叫我静静地坐

前人

我做男子汉的面子都被你剥光了，你却叫我静静地坐
没有可以栖身的地方，没有什么我可以说是我自己的
今天来了，明天又去，飘流像飞沙，赤条条的身体
没有生命在我的家里，除了甲虫的枯叫

去吧，去告诉那辛勤的劳动蜂

蜂窝的真正保卫者

不要痛刺他

那来掠夺蜂蜜的狂鬼

把我的儿女都卤获了，你却叫我静静地坐
当作战利品献给那班肠肥脑满的富翁
把他们的身体饿干，把他们的脑袋弄蠢
榨去他们一切自由的精神和做人的价值

去吧，去告诉那母鸡

小雏的护养者

不要痛啄他

那来嗅噬小雏的杂种狗

你告诉我，一个可怜这末年青就要守寡的母亲
被圪坑尘埃的毒剥夺了我的丈夫

让我的不幸的孤儿给饥饿蹂躏
好去避开那些鬼样的警宪和丧服色的警车

去吧，去告诉那母鸽
爱惜自己小鸟的那恩人
不要向那疾翅的猎鹰挑战
当它为儿女在觅食物的时候

你告诉我，虽然我从远处已侦见了光明
那光明，唯一真实的，永恒的财产
仍须让我的亲人昏蒙在黑暗里
不知道学习和生活的伟大

去吧，去告诉那骄傲的雄鸡
盘据栖息于树上
不要高声歌唱它的赞美
向隐约微茫的曙光

你告诉我，不管那人类智慧的宝藏
在周围已被发掘，滋育了这个世界
我仍须永远忍受这黑暗的禁锢
无知无识的黑暗，沮丧，脑子空空洞洞

去吧，去告诉那委靡的衰草
被冷霜冻坏，惨淡苍白
不要振作起来
当它被夏天温暖的骚雨唤醒

去告诉冬天不要茁发出来春天吧

告诉春天不要盛开出来夏天

告诉夏天不要成熟出来秋天

告诉晨星不要报导白昼的来临

告诉黑暗

永远不必逃跑

当在黎明的时候

它受到太阳的金箭袭击



放逐在北方

艾沙基尔·马化料尔作

艾沙基尔·马化料尔，一九一九年出生于南非。在童年时代他是部落里的一个牧童。在年青的时期，他编辑一个名叫“皮鼓”的杂志，这个杂志是一个专事登载黑人所喜欢的事物的画报。为了逃避南非的种族歧视，他挈眷迁居那芝拉，在那里的大学学院执教。他现在居住巴黎，是文化自由协会的执行秘书。他著有一本自传“在第二街”，一本短篇小说“活的和死的”，和一本“非洲表象”。

北风呀

从沙哈拉大沙漠扫荡下来
在我肩膀上套上一条灰色的颈巾
汽车像鱼雷般飞钻过迷惘的烟雾
不知道你在我的内面搅什么把戏
烧干我的粘液

戳破

刮净

我的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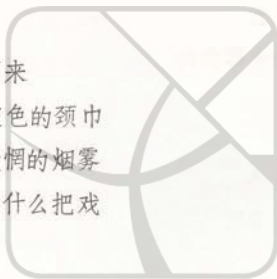
蛮子的哈马丹^(注)呀

北风呀

滤过

树、草和我

你听见我的窗口打开了



铰链的轧轧声
关闭了这末久的窗口
啊，这末久
在那南方痛人的南方
而你张开口笑我
疯狂的哈马丹呀

北风呀
嗅到我所嗅不到的
使我忆起我所不能够或不敢记忆的事
你把我干了什么
如果是残余的火烬你的
枯毁的手指
在搜索
或是暴力的解决
你鞭挞想我去采取
摸索
在睡眠的已经是很久的冲动之间
在脑袋的地窖里
啊，省掉你的气息吧
我感觉到一种空虚
现在当我的敌人已不在视线里
只有长舌猎犬的远吠
我听见
横过刚果河和三美士河和林波波河
在那南方痛人的南方
而我的愤怒

已变成渣滓
沉淀在我肚囊的陷穴里
等待
时间的清泻或煽动
恼人的哈丹马呀

北风呀
我所知道的
是你使我变得麻木不仁、你震荡我
从我的肉抽去我的水
把我来装满一种欠缺不足的感觉
模糊的渴望和有时绝对的心境
和
易破的承诺——真使人发狂哪
十二个月了我听见你
哪，在你家乡尘沙那潮湿的一边
炎热
从我的脚底
渗泄出来
剥蚀了
一部份胸中那一团南方的痛楚
你没有来呀
却是我跑了这老远来见你
昨天我看着树上的树叶
飘扬
下来

下来

在你的庄严的面前吻那土地
骄傲的东西呀

北风呀

有时啜泣着

哀号着

有时含含糊糊的吐露

已是死亡的预言

从已经丧失的帝国的废墟搜集得来的

你穿插

打结的手指

透过树和草和我

吹下来最干枯的

你止步呀

你发抖呀

当你看见我们的野蛮的生命的青绿

是你摸不到的

那颤动的南方痛人的南方

你不像它那强壮的八月的风

把我们旋进

绝望的眼泪和欢笑间

愤怒、希望

起泡的这种交织

仍然是把我们推进地狱或是天堂里去



我们跑呀打呀跑呀

力竭了

像一宇宙被打弯曲的芦苇

我宁愿要这个

北风呀

而不要这长长的睡眠

啊，这么长呀

它把你那不发生作用的咆哮

化为催人入睡的软语

那长长的精神的睡眠呀

不晓得有渴望

即使是对现在已不可达到的目的

也没有还未得到满足的冲动

没有心的焦灼、流连的愤怒

没有放肆的人所点燃的火

被失常的恐慌

打熄了

留着在抑鬱冒烟抑鬱冒烟抑鬱冒烟

在黑人的心坎里

在那骚乱的南方痛人的南方

你几时才肯握死

这种令人沉淀的怠惰

在你的力的范围之内

冷淡无情的哈马丹呀

北风呀

当我在讲话的时候

我发觉了一件事情

我现在才猜度出来

自从我离开了那

心悸的南方痛人的南方

他们已下手干了

教晓了我用暴力

欧洲所得到的报复

教晓我野蛮

通过他们的所谓法律

文字的

枪火的

警棍的

教晓我对他们撒谎而摆出一脸笑容

教晓我认为

愤怒和苦涩

和跑呀打呀跑呀

是人的性命攸关的附属品

现在在这里我爆炸挖地抓地

咆哮

气喘喘的摆出那斗牛的姿势等待会战而

啊，没有见得到的敌人

没有抵抗

没有闪烁夺目的红色



啊那个在我里面的痛楚的空虚

我的粘土已消化了的酸性

现在你可明白了

一个迁民的动摇的支点

告诉我吧

这是神圣的怠惰么

这是北方的横在地上的睡眠

想有行动的冲动的秘密

只是想有行动而已

或者只不过是“北方睡眠”的伟大的无穷

它是“道”的甜蜜的、麻醉的智慧

哈马丹的灵魂呀

北风呀

你不知道什么

你所知道的只是，自从今朝早上

我跑过了一层又一层的灰暗

我的鼻孔都干了

你的一担沙藏在我的头发里

你一整天跟踪着我

绝不不舍的

一直到了黑夜的墓地

而我仍然感觉到

那污秽的猎犬

那流血的南方痛人的南方的

在追逐着我



你在我的头上扑打
像一捆白痴在旋转
在走动的车轮间钻出钻入
够了
我是不会上当的
雪莱已经死了很久很久
再没有消息要掷给风
够了
那干无滴水的吻
不育的女人呀
不是夜总会呀这个
但是现在我想起来了
我就停在路旁的店屋
喝一口啤酒
只是一阵间
旅人的征途是很长很长的呢
沉重的
他穿过隧道
又退回来
他在这下面
椎击的脚步，三十年有余的创伤
脚步在上面已走滑的路上
坠下来
下来在他的身上
当我撞进使人烦思的问题的黎明里
我必定会看见更多的蝴蝶、飞蛾和树叶

你所钉住
在我汽车的辐射机器上的
像一个玩古董的家伙一样喜欢他的宝贝
是死的和扁的
早晨呀
新鲜的黎明告诉我
空虚不会是持久的
因为迁民的旅程是一条很长远很长远的路途
经过几百年
他们争夺
我的母亲
横过那疆界而来，那雪封的无聊
衰败
陈腐的酒和身体
抓光了她的青葱的清白
槌伤了她的四肢
出卖了她的羞怯
栽插了
铜的和木的十字架
拿它们来玩九柱戏把它们敲了下来
赌博土地
当饥饿的眼睛盯着一个奇迹
高高在耶稣丧生之地
我是一头豹呀
生我的
一个母亲



一个受折磨的上帝
是很多个世纪的变化的汇合点
一个大陆的化验管
我的爪是有毒的
只让我躺下来一会儿吧
等待我的时间
揩擦颈项和胡子
锋利我的爪和记住在心里
那么我的脑筋就能够划清楚
在那个群里谁是猎犬谁是被猎
在那发炎的南方痛人的南方
用他们的工具和脑袋
一次感谢白色人的习惯
而在那和平安静的土地
你以为我会改变我的斑点么
没有这回事
没有懊悔
非洲的上帝
我的母亲
会认识清楚她的朋友和迫害者，开化世界
教晓他们生活和死亡的谜
此时
叫他们不要理会我的心

(注) 哈马丹即飓风。

问 及 答

IU那丹作

IU那丹系印度人，原诗的语文为印度文的一种，马来西亚另一印度人拉马·苏拜亚译为英文，一九六八年在马来亚大学英文系所出版的“东南亚诗刊”内发表。今以英译重译为汉译。

如果说

“我没有家，没有土地
没有田园，没有收获
没有出路”

他们会讽刺地答道

“你有一双手，又有乞钵
到处都有城市
你还有什么困难呢
走开啦”



而让你去求乞

如果你问怎样可以除去野草
他们会教你怎样连禾稼也拔去

如果说


“我没有家乡，没有亲戚
尝不到温暖，看不到伟大

没有饭吃，没有快乐”
他们会说
“要活着吗，你有一颗心
在死亡里，你有永恒
有毒药呢，不然就走到水井去吧”

他们会推开你去死

如果你问怎样可以开个头
他们会带领你到终点去

如果你说
“我们没有生命，没有钱
没有力量，没有繁荣
我们的困难重重
我们没有安乐，没有健康”



他们会向你说道
“有大树和绳子呢
死亡里就有快乐
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困苦呢
不要说了，滚开吧”

这些人没有半点内疚地会叫你去死

在这里如果你要找一条生活的道路
他们告诉你怎样可以死

当你说

“我不能点额，不能够带花
不能够穿丝绸，不能够用金饰
没有人给我爱”（注一）

他们会回答说

“你年青，又美丽
为什么你还要愁苦呢
有人会把你紧紧抱在怀里
忘掉你的痛苦，去享受人生吧”

他们会叫你去当妓娼

如果你问你的头上怎样可以带花
他们会找到方法来买你的头发（注二）

如果说

“淡米尔人没有教育
他们没有生命
对那些有作为的人他们没有给予帮助
而淡米尔人又没有勇气”

他们就会说道

“我们有可以吃的，而你有个肚囊
你可以睡觉呀，美丽的梦是你的
你还有什么别的可以伤脑筋的事情呢
好好的吃吧，好好的睡”

他们会将“时间”的剩余吃光

当你问他们你怎样可以进步
他们却问你要生命本身的代价

当你说
“淡米尔人没有伟大
他们散乱如沙
而我们又没有办法改变他们”

为了替自己争取到独一无二的领导权，他们会说
“有演讲台可以演讲
做主席有无限的光荣
那里有花环，而这里有颈项
你要团结来做什么”

如果你问你怎样可以保护你的头颅
他们会教你怎样可以割掉你的脑袋

(注一) 印度风俗，寡妇不能够装扮自己。

(注二) 头上带花即是重新做人，如再嫁。

买你的头发即是使之羞耻。

垃 圾 桶

前 人

来吧，来听垃圾桶的故事
到处都可以看得见的垃圾桶
在乡下地方，在市镇里，在街道上，在房屋里
文明人所居住的房屋里

用过的蕉叶、不要的纸屑、破碎的骨头
那些可诅咒的鸡鸭、羊群和人类所遗留下来的一切
我们都接受
而我们的工作就是防止疾病

那些人类吃喝到眼睛和鼻子
暴突出来
发出臭味
可是，当他们走近我们的时候
防止臭味到处泛滥的我们
他们却闭上眼睛和捏着鼻
我们作出伟大的贡献
把所有的垃圾在我们之内收藏起来
使到人类能够生活和他们的健康能够改进

那些看到我们的人们
为什么都躲开我们
和把我们撇在一旁
这是感谢吗

青春就消逝了吗，当额上不能够再加上美点
秀发上不能够再插上鲜花
我们就失掉了理智吗
当我们教人们怎样做好
所有那些，从燃烧的饥饿中
腰肢纤细的女人所生下来的婴孩
他们都在这里

我是那个帮助从世界的眼睛
把婴孩掩藏起来的
年青的寡妇的婴孩
破坏了社会的规律
而将婴孩生产出来的妇女

当在床褥上所找到的欢乐
在时间上变成了生物之后
习惯是把这生物放在摇篮内来摇
可是，天哪，他们却把婴孩丢入垃圾桶里

将我之所为来比较
为别人的福利而奔走的社会工作者之所为吧
他是一个垃圾桶，由于他的伟大的爱
我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工作者，由于我的崇高的行为

等 待

押都·拉狄夫作

押都·拉狄夫系马来西亚马来族作家。原诗用马来文发表，另一马来族写作人亚地峇亚尼亚译为英文。译文在一九六八年刊登于“东南亚诗刊”之内。

水松树
在等待而死亡
北风
在河边
北风
在白日之末
老乌鸦
在等待着死亡
水松树
在河边
水松树
在手指端



蓝色的巴士车

前 人

蓝色的巴士车
没有车牌没有车夫
匍匐
于众车之中
粘满了血

假如它停在
我的面前
我将买
一张蓝色的票
没有笑声没有歌唱



兄弟呀
时间已经到来了
要我跨前一步
我买到的车票
在我的掌中发热

蓝色的巴士车
已经打开了它的门
时间已经到来了
要我
知道痛楚

马六甲的

余展鸿作

余展鸿原为马来西亚的一位华族诗人，曾在马六甲某英文中学任校长，现落籍于澳洲。本诗原为英文，在“东南亚诗刊”上发表。

马车和轿都已销声匿迹
狭窄的街叙述着
世代的灰和尘

在往昔的好日子里
峇峇们在这里践踏了出来
国土上一个传奇
尽忠的嘴里唱着
“上帝保佑我王”（注一）
以慷慨激昂的声音

直到两次大战降临
于是光荣消失了；记忆

二

又一代的顽童在沟渠里阔步
蟑螂、秽鼠、矢溺臭气薰人

大头鬼在绳床上睡得正熟
破旧的灯笼在风中摇曳
舒适地挨凭在长凳上，老峇峇
瞪着眼睛观赏新型的福特和马赛地敏士^(注二)

当燕子以刺耳的声响
在苍茫的暮色中叫嚣
掩盖了屋檐下的幽暗的时候

(注一) 英国国歌

(注二) 名牌汽车



那个男人

竹口正子作

原著日文，英译载于《东南亚诗刊》上。

那个男人知道得很清楚
在那个女人的
苗条而伸得笔直的两枝大腿之间
在春天里
在夏天里
在秋天里
在冬天里
以不同的色和香在不同的季节里
都盛开着一朵花。



那个男人像一座X光照机
很坦白的将底细说明
响着嘹亮雄伟的声音
使那女人羞惭到每根毛的孔里

那个男人饥渴地期望
他的爱尽早死掉
以使到自己能够相信这个事实
她是他的

在一个美丽冬天的晚上
他突然间降临
在她的背后抱着她说
“你尽快死吧
我不会不扛你的棺材的”

那个男人急得很
他要把绿色的杏立刻染黄
他要把玫瑰的蓓蕾撕破

他相信他的手
如果触到那女人她便会像熟烂的果子一样坠落
他相信这一点像相信上帝耶和華一样
而他的黑暗、油滑滑的肉慾
常常使到他的手心湿漉漉
是如同博物院那么沉默

但愿儿孙们
沾着前人的光彩
奋发急起直追

创造另一个神话
在这个黄金半岛上
横跨撩人的森林

历史清单

JR 哥伦坡作

JR 哥伦坡，身份履历不详。一九六八年新加坡大学英文系出版“新加坡诗歌”，此诗在该处登载。

历史上有过

261 个罗马教皇

有过

124 个日本天皇

有过

36 位美国大总统

有过

38 名英国国王

历史上有过

1968 基督教算法的年

有过

4666 华人的年

有过

5728 犹太人的年

有过

1,488,365 日有记载的人类活动痕迹

但是却只有

这么少的爱



成为希罗斯特拉独斯 的七个方法

前 人

- 一、做希罗斯特拉独斯
- 二、生为希罗斯特拉独斯
- 三、被命名为希罗斯特拉独斯
- 四、抱着这个名希罗斯特拉独斯
- 五、冀望而鼓励别人称呼你为希罗斯特拉独斯
- 六、做一个艾菲斯城邦的人而触犯禁止提起希罗斯特拉独斯这个名字的法律
- 七、做一个名为希罗斯特拉独斯的艾菲斯城邦人而在公元前356年放火烧毁特固娜神的庙堂，以使自己的名字成为不朽

三系之三

舊詩





与冯君苦勉

多难可兴邦 存亡常在抱 霜飞自积冰 风

疾挺劲草 天地文文 怀三春父母道 莫本朝

太平展幅 庶当早

君言道 义重源 远自流 长取宋有文相之韩

见于房 礼淫自孔子 篆刻出商鞅 百虑能

韩一 至驱齐奋驥

多难可兴邦 存亡常在抱 霜飞有积冰 风疾挺劲草

天地丈夫怀 三春父母道 万年开太平 展帜应当早

君言道义重 源远流流长 败宋有文相 亡韩见子房

礼深自孔子 篆刻出商鞅 百虑能归一 並驱齐奋驥

答唐君毅先生

稷下多名家 先生称第一 当今邹孟轲

素王世所尊

执经未问难 立雪羨程门 血食犹千载

素王世所尊

稷下多名家 先生称第一 当今邹孟轲 吾岂李长吉
执经未问难 立雪羨程门 血食犹千载 素王世所尊

百粵蠻荒地 調音更不毛 羣蠹其存穢
喜

說陶朱高

不韋營珠寶 相秦兼列侯 此人非書俗道

世有春秋

文章游戲耳 微世豈能真 兄弟弗相

忍他人竟呈親

百粵蠻荒地 滴番更不毛 群蠹集腐穢 尽说陶朱高

不韋營珠寶 相秦兼列侯 此人非尽俗 遺世有春秋

文章游戲耳 微世豈能真 兄弟弗相忍 他人竟是亲

中秋懷故國諸君子

中天月正明 狂雨已初晴
翹首思君子 低眉念草氓
弟兄歸異籍 楚漢尚紛爭
寄語多珍重 秦來得展旌

中天月正明 狂雨已初晴
翹首思君子 低眉念草氓
弟兄歸異籍 楚漢尚紛爭
寄語多珍重 秦來得展旌

寄贈林君孟東故園諸友

促膝論興亡披懷商大計長征路自遙世業

名多滯俯首見仁心驅照拯溺斃冬枯蘊

春華噴者應多勵

促膝論興亡

長征路自遙

俯首見仁心

冬枯蘊春華

披懷商大計

世業古多滯

驅照拯溺斃

賢者應多勵

丁巳新歲寄亦君賀年

萬戰君猶健
沙場鼓角哀
擎天賴一柱
繼往更開來

史樹素



萬戰君猶健
擎天賴一柱

沙場鼓角哀
繼往更開來

自嘲

学士今無價
文章最斷腸
乾坤四品轉
落魄唯營商
未有江淹筆
言鷄已斷頭
聰明累一世
天新竟成仇

学士今無價
文章最斷腸
乾坤四品轉
落魄唯營商
未有江淹筆
言鷄已斷頭
聰明累一世
天我竟成仇

書憤

老櫪囚何瞞 思飛在萬里 金鷹伏勢籠 志

騰風而起 避患隱高崗 未能沒田鄙 跃渊即九五

冲霄如羿矢



老枿囚阿瞞

思飛在万里

金鷹伏勢籠

志騰風云起

避患隱高崗

未能沒田鄙

跃渊即九五

冲霄如羿矢

嚴冬遠行答友

東時百鳥鳴 冬深逐飛雪 遠道念慈親 山水
不可越 歸家知何年 舉首對夜月 避危藏
海陽 生計亦將輟 文何無神明 心生長相絕
臨書亦不思 中情難忍發

来时百鸟鸣 冬深逐飞雪 远道念慈亲 山水不可越
归家知何年 举首对夜月 避危藏海隅 生计亦将辍
天何无神明 此生长相绝 临书亦不思 中情难忍发

非心懷

天而無目 室此亮獨 彼何人哉 吾為魚肉之
痛既深 如潭百尋 耽此醪苦 淚滿衣襟 鷓鳴
未寐 旭日東起 終夜憂惶 何年得止

天而無目 害此茆獨 彼何人哉 吾為魚肉
哀痛既深 如潭百尋 耽此醪苦 淚滿衣襟
鷓鳴未寐 旭日東起 終夜忧惶 何年得止

哀戒

日月迭相更 惚恍勿心寄 載 窮途雖可哀

初志豈能改

人生壽百歲 貴者非其形 老 齊豈名已

有心觀其情

弱冠志大道 中 節能全 儼 死事也 小

入棺留其完

日月迭相更 惚恍忽半載 窮途虽可哀 初志豈能改

人生壽百歲 貴者非其形 堯舜豈名已 有心觀其情

弱冠志大道 中 節能存 餓死事也小 入棺留其完

嗟老

急雨催年晚 寒风入小楼 女儿年渐长 白

髮日添稠 肯吹终朝乞 鷄鳴半面羞 剩骸

何日北有淚滿歸舟



急雨催年晚 寒风入小楼 女儿年渐长 白发日添稠
卖吹终朝乞 鷄鳴半面羞 剩骸何日北 有泪满归舟

四更詩

序：有夜不寐，妄念叢生，心意煩擾，乃禮

佛靜坐，亂緒方平，因賦為志。

語少由心寂，低頭常避人，草卑任踐踏，

生死未曾瞋。

少年多妙想，老大漸平情，嫩犢焉知虎，

殘牛聞即驚。

序：有夜不寐，妄念叢生，心意煩擾，乃禮

佛靜坐，亂緒方平，因賦為志。

語少由心寂，低頭常避人，草卑任踐踏，生死未曾瞋

少年多妙想，老大漸平情，嫩犢焉知虎，殘牛聞即驚

偶晴花自好 暴雨無餘英 死者皆天份

未須作哀鳴

平蕪無一物 獨樹有枯枝 榮盡非零落

贅疣不惜之

靜觀何有我 深省亦無他 草自因緣起

生生非所嗟

偶晴花自好

暴雨無餘英

兩者皆天份

未須作哀鳴

平蕪無一物

獨樹有枯枝

榮盡非零落

贅疣不惜之

靜觀何有我

深省亦無他

草自因緣起

生生非所嗟

甲寅元旦答王君賀歲

人間歲月任蹉跎
憂患中年倍坎珂
戀戀歸袍
多雨澤
感恩何報
獨悲歌

北望憶王師

故人千里外
日久未相忘
客在明湖水
浮雲

逐夕陽

人間歲月任蹉跎
憂患中年倍坎珂
戀戀歸袍多雨澤
感恩何報獨悲歌

故人千里外
日久豈相忘
處處明湖水
浮雲逐夕陽

歲晚登花柏山過故人居未塔

故人近佳否
遥思立斜陽
歲晚风光好

何年共把觴

贈張噴文

一飯恩非淺
情深莫海量
從來道義重

青史有飛章

故人近佳否
歲晚风光好

遥思立斜陽
何年共把觴

一飯恩非淺
從來道義重

情深莫海量
青史有飛章

接續日明君書即行吟答

閉戶黃昏飽飯後
伴壺小榭看荷花
靜觀此境有佳趣
不覺沉沉月已斜

心境有佳趣
不覺沉沉月已斜

閉戶黃昏飽飯後
靜觀此境有佳趣

伴壺小榭看荷花
不覺沉沉月已斜

祭陳卓明

風雨鬼神同痛哭，年年遥祭此深更。
招魂託夢悲无木，一行一言尚往情。
三載出冥官艱苦，雙親堂上信。
凄清薄茶奠罷，焚詩句望汝輪迴易轉生。

風雨鬼神同痛哭

年年遥祭此深更

招魂託夢悲无木

一行一言尚往情

三載幽冥当艰苦

双亲堂上倍凄清

薄茶奠罢焚詩句

望汝輪迴易轉生

一般心意初相識，似水情誼手足親。
只謂當年同奮發，豈知今日獨酸辛。
鬚髯容易悲師傳，掃墓何曾有幾人。
剩臘殘香化死燼，涕零為汝未冤伸。

一般心意初相識

似水情誼手足親

只謂當年同奮發

豈知今日獨酸辛

鬚髯容易悲師傳

掃墓何曾有幾人

剩臘殘香化死燼

涕零為汝未冤伸

夜思亡弟

長夜無眠獨坐遙思念爾沉吟情何能既
一日比肩相呼萬世銀潢無聲感慨不替
年年重九登此碧山白骨幾朽母淚猶殷
墓前雙柏修可攀天我植於此歷歷流年

長夜無眠 獨坐遙思 念爾沉吟 情何能既
一日比肩 相呼萬世 銀潢無聲 感慨不替
年年重九 登此碧山 白骨几朽 母淚猶殷
墓前双柏 修可攀天 我植于此 历历流年

拋親背戚 四方覓食 滄海游魚 行止難述

遺物積塵 珍未忍棄 墨翰猶存 小蠹之餌

三十未娶 繼祧無支 兄亦寡嗣 父母所悲

難寐永宵 切思良久 反側摧懷 魂兮知否

拋親背戚 四方覓食 滄海游魚 行止難述
遺物積塵 珍未忍棄 墨翰猶存 小蠹之餌
三十未娶 繼祧無支 兄亦寡嗣 父母所悲
難寐永宵 切思良久 反側摧懷 魂兮知否

甲寅歲新与細君有約

共君偕白首 此語不當虛 念業同甘苦 情

真未改初

膝下雖無氣 成雙亦可珍 長音似乃父 中

音肖慈親

註長乃漢音 次女名原音

君母年稀古 家姑壽七旬 兩堂皆慈愛 奉

以養望勞人

君嚴素善汝 結姓雖無男 菽水貧能樂 至

清苦亦甘

共君偕白首 此語不當虛 念載同甘苦 情真未改初

膝下虽无儿 成双亦可珍 长音似乃父 少音肖慈亲（注）

君母年稀古 家姑寿七旬 两堂皆慈爱 奉养岂劳人

君严素善汝 继姓虽无男 菽水贫能乐 至情苦亦甘

骨肉寧非鮮 如三倍見親 爾唯一姊耳 予
亦無多入

君自善音律 我閑愛賦詩 樂詞同一理 相

中更何疑

賢內操家急 良人走四方 爾能當一臂 予

苦又何妨

年年春以夢 歲歲月華圓 歲歲人如玉 年年

花更妍

骨肉寧非鮮 两三倍见亲 尔唯一姊耳 予亦无多人
君自善音律 我闲爱赋诗 乐词同一理 相印更何疑
贤内操家急 良人走四方 尔能当一臂 辛苦又何妨
年年春似梦 岁岁月华圆 岁岁人如玉 年年花更妍

注：长女名汉音，次女名唐音。

初悟

雪中傳訊半疑訛
冷落門庭客未過
問姓猜名

憶舊事
茫茫人海費摩挲

碧衫輕傘紫涼鞋
綠葉情心滿玉街
相見遠聲

疑其多境
無言含睇對庭階

雪中傳訊半疑訛

問姓猜名憶旧事

碧衫輕傘紫涼鞋

相見還懷疑梦境

冷落門庭客未過

茫茫人海費摩挲

綠葉情心滿玉街

無言含睇對庭階

当年一瞥惊鸿影
洛水分人咫尺多
凡世仙家遥万
里梯航欲渡苦风波

天香犹擅植胡姬
翦翦秋眸翠玉枝
初放红桃
肌似雪亭蝶卉
蓝清姿

当年一瞥惊鸿影
凡世仙家遥万里
天香犹擅植胡姬

洛水分人咫尺多
梯航欲渡苦风波
翦翦秋眸翠玉枝
初放红桃肌似雪
亭亭蝶卉迳清姿

情懷早分冬枯木
蕚根蕚瓣自心同
消積雪
萍根萍瓣自心同

日午雲光映綠波
萍枝彩羽逐飛歌
新紅萬點
新香十里平潭處
處處荷

情懷早分冬枯木
春水溶溶消積雪
日午雲光映綠波
新紅萬點飄香水

曾几溫柔入夢中
蕚根蕚瓣自心同
深枝彩羽逐飛歌
十里平潭處處荷

傾心密語見情真
三載遙思倍見親
亂風亂雪空對
飛滿鏡
音可
有願
揜
性
春

無心茶飯形銷瘦
緣薄誰憐錯繫絲
月滿寒
宵人寂
思君
長夜
君安
知

輓
羶
心
境
意
難
平
又
道
浮
生
幾
驛
亭
心
本
無
殊
形
體
隔
蕭
蕭
前
路
更
伶
俜

傾心蜜語見情真	三載遙思倍見親
風亂云發飛滿額	香留肩領有余春
无心茶飯形銷瘦	緣薄誰憐錯繫絲
月滿寒宵人寂寂	思君長夜君安知
輓軀心境意難平	又到浮生几驛亭
心本无殊形体隔	蕭蕭前路更伶俜

詠事

妙手栽千卉 新虹入小堂
簷前雨浙浙 香透晚梳妝

曉梳妝

三秋難入夢 頻盼話聲稀
瑟瑟有清句 楓紅片片飛

紅片之飛

翠黛藏春意 明眸蘊舊情
笑小渠 乾着火吹

水自婷

妙手栽千卉 新虹入小堂 檐前雨浙浙 香透晚梳妝
三秋難入夢 頻盼話聲稀 瑟瑟有清句 楓紅片片飛
翠黛藏春意 明眸蘊舊情 笑渠艷若火 映水自婷婷

朱門多碧玉 寒士五車書
坐一識尊風 能獨
清消渴矣

十年如一載 彼此更無猜
枯朽茁甘蕊 夫月
風亂入懷

細雨連綿夜 曉啼枝上閑
戶深春意倦 花
唐滿人間

朱門多碧玉 寒士五車書 卓识尊风雅 独怜消渴夫
十年如一载 彼此更无情 枯朽茁甘蕊 春风乱入怀
细雨连绵夜 晓啼枝上闲 户深春意倦 花落满人间

远别怀人

遥情逐万里 飞魂渡山河 夜雨满寥廓
思深泪更多

怀中双玉扣 心事一茫然 异地飘零久
何事谢阿仙

蔷薇红灿烂 日夕想容姿 寄语思情厚
人生贵相知

遥情逐万里 飞魂渡山河 夜雨满寥廓 思深泪更多
怀中双玉扣 心事一茫然 异地飘零久 何年谢阿仙
蔷薇红灿烂 日夕想容姿 寄语思情厚 人生贵相知

國慶日慶人生辰

人慶春秋到 國觀日月新
獻擎双紫瓊 籌錯一堂亲
錯一学親奇 女國同誕 痴男師共辰 唯怜歧路立
憔悴更誰人

人庆春秋到 国观日月新 献擎双紫瓊 筹错一堂亲
奇女国同诞 痴男师共辰 唯怜歧路立 憔悴更誰人

送思

雙玉似雙心
尺書寄好音
相歡雖日短
意結自情深
風雪遠人苦
年光兩鬢侵
遙懷惟泪落
日色暮沉沉



雙玉似雙心
尺書寄好音
相歡雖日短
意結自情深
風雪遠人苦
年光兩鬢侵
遙懷惟泪落
日色暮沉沉

紅其夕

噩夢魂飛勞隻手，柔情長對石双鸡。

冰天寂，浮明月，依舊深宵只獨栖。

註一：伊言夢中參加政治集會，群情汹涌，軍警重重。

包圍，惊悚失措，忽感予手按其胸臆，乃覺心安。

然亦夢醒。

註二：前歲伊從流工攜回印章賜予，鈕刻雌雄两鸡交頸。

狀亦親姬。

噩夢魂飛勞隻手 (注一)

冰天寂，浮明月

柔情長對石双鸡 (注二)
依旧深宵只獨栖

注一：伊言夢中參加政治集會，群情汹涌，軍警重重

包圍，惊悚失措，忽感予手按其胸臆，乃覺心安，然亦夢醒。

注二：前歲伊从沪上携回印章賜予，鈕刻雌雄两鸡交頸，狀至亲姬。

望月

遥对长林空寂寂，一天明月看多时。
嫦娥慵起梳犹懒，昨夜情怀君未知。

遥对长林空寂寂
嫦娥慵起梳犹懒

一天明月看多时
昨夜情怀君未知

無題

春去秋來又復春
年年光景總愁人
世間何處

尋知己
中歲伶仃愧隻身

當年俊秀冠羣雄
飛筆班姑有漢風
師事無

能唯道德
六經尚愧遜王通

春去秋來又復春
年年光景總愁人
世間何處尋知己
中歲伶仃愧隻身
當年俊秀冠羣雄
飛筆班姑有漢風
師本無能唯道德
六經尚愧遜王通

阿母劬勞育諸兒 淒涼身世豈堪悲 一家賴爾

扶持久長女猶多志可辭

何曾別後忍徘徊 綠映鸞門尚舊栽 眉語

柔情耿耿，織牛相望亦堪哀

阿母劬勞育諸兒

一家賴爾扶持久

何曾別後忍徘徊

眉語柔情心耿耿

淒涼身世豈堪悲

長女猶男未可辭

綠映鸞門尚舊栽

織牛相望亦堪哀

春日感懷

情懷落寞到中年 舊事侵尋已化烟 鷓鴣

一笛才牙淡 何堪對鏡自矜憐

人間久份無知己 豈意天方飛好音 玉女降

凡思擇偶設勤俾語育青禽

張敞月流好畫眉 陳王詩賦感甄姬 古梅寒

風一襟雪 拂暖春風綠上枝

情懷落寞到中年 旧事侵尋已化烟 鷓鴣一篇才子泪 何堪对镜自矜怜

人间久份无知己 岂意天方飞好音 玉女降凡思择偶 殷勤俾语育青禽

张敞风流好画眉 陈王诗赋感甄姬 古梅零落一襟雪 拂暖春风绿上枝

鞠懷推戶禮先生花瞬焉然為問名百尺

樓頭虹艷映飛雲半日點初晴

說將身也數年華高第朱門是主家名士

有人私占絕近風至帝西荷花

話中傳話又傳神素手披書豈在真欲就猶

驚疑點水君離君即更相親

郁氏當年名噪時橫飛彩筆寫西施美人社

暖寒相喜萬死猶歸和不辭

鞠懷推戶禮先生

花瞬嫣然驚問名

百尺樓頭虹艷映

飛云片片點初晴

說將身世數年華

高第朱門是妾家

名士佳人稱古絕

迎風並蒂兩荷花

話中傳語又傳神

素手披書豈在真

欲就猶驚疑點水

若離若即更相親

郁氏當年名噪時

橫飛彩筆寫西施

美人社稷兼相諉

萬死猶歸兩不辭

學儒自小固矜持
人後人前作白痴
待得著

微酣放日一香懷
抱点胭脂

他日別後又經旬
題天天涯是比鄰
君自遠鄉

多故舊此間共語更誰人

學儒自少固矜持
人後人前作白痴
待得蔷薇酣放日
一香懷抱点胭脂
悠悠別後又經旬
咫尺天涯是比鄰
君自還乡多故旧
此間共語更誰人

言別

落花當有意 流水豈無情 可恨花非水

尤喜水不聲

吾豈登徒子 反嗤心節婦 吟君心如日月 僕

亦守言箴



落花當有意 流水豈無情 可恨花非水 尤憐水不聲
吾豈登徒子 反嗤節婦吟 君心如日月 仆亦守良箴

人世重緣巧 無緣難比鄰 莫令商何不過 惜

未種前因

自茲分手矣 雙燕各西東 但願多珍重 我

心已一空



人世盡緣巧 無緣難比鄰 參商何不過 惜未種前因
自茲分手矣 雙燕各西東 但願多珍重 我心已一空

秋遊加拿大百里大湖

遠行秋惜晚 楓老墜紅
草長牛豚壯

狼湖景物殷

枯樹如兵立 金沙繞石長
有人耽靜釣

魚白水滄々

艾根霞色滿 遍地是秋心
客舍藏林穩

風吹天外音

遠行秋惜晚 楓老墜紛紛 草長牛豚壯 狼湖景物殷

枯樹如兵立 金沙繞石長 有人耽靜釣 魚白水滄滄

艾根霞色麗 遍地是秋心 客舍藏林穩 風吹天外音

偶逢紅人却停車問黍麥今年雨澤多

盈庫有豐獲

久聞山水勝百里吉曾辭人在雲間立

谷深花亂吹

窺人坐扇月白霧掃飛車三兩螢螢火

林深有密居

偶繞紅人村 停車問黍麥 今年雨澤多 盈庫有豐獲

久聞山水勝 百里未曾辭 人在雲間立 谷深花亂飛

窺人半扇月 白霧掃飛車 三兩螢螢火 林深有密居

秋日借王乞小倫敦郵遠

一派秋光好 朝陽穿密林 雲移天海碧 風送

遠山陰 半帶清溪水 細洲噪亂禽 王生倚石

釣 我自獨行吟

一派秋光好 朝陽穿密林 雲移天海碧 風送遠山陰
半帶清溪水 細洲噪亂禽 王生倚石釣 我自獨行吟

南小鎮聖誕日曉行

曉步驚狂犬 狺狺籬落邊 戶深人不出 樹噪

鳥成千 淡月窺牛舍 朝陽照彩船 傍湖踏蹠蹠

蹠蹠目盡良田

曉步驚狂犬 狺狺籬落邊 戶深人不出 樹噪鳥成千
淡月窺牛舍 朝陽照彩船 傍湖踏蹠蹠 极目尽良田

后 记

结果，这本诗集出版了。

《三弃之一》，十之八九是最近的作品。在一九七八年以前，很少写新诗，原因是写不好。在那一年，开始学习“滚打利尼”派的静坐，气通之后，忽然变得能够写新诗。在从前，脑袋里的一些细胞都沉沉深睡，学习静坐之后，忽然间都活跃起来，勤勉地工作。静坐能够使人忽然间有特殊的表现，在中国好象很少听闻过，但是，在印度却司空见惯。

《三弃之二》都是一九六十年代早期的作品，在那个时候，本来有意思要系统地通过翻译介绍一些外国作品给中文读者，但后来，这个计划却烟消云散，原因是为了要吃饭，大部份的时间和精力都得化在能够挣钱的工作上，文学在此地不能职业化，于是就只好割爱。现在，因为要刊印新诗，有朋友说，译诗也可以附之骥尾，因此就介绍出来给予再次面世^(注)。

这部书的最后一个部份是旧诗，这些文章多数都是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八年之间的生活痕迹，一九七八年之后，因为转写新诗，于是旧体的形式就少用了。写旧诗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至今老大改写新诗，真是一个奇迹。

《三弃之一》的作品，大略有三种题材：一是提出人生活在世上所时常遇到的一些问题；二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可能的出路；三是男女之间的情谊。译诗的思想背景是社会主义或者是所谓第三世界的意识。旧诗所涉及的范围是政治、朋友、戚属、等等，这里的人生观，在早期的是所谓积极性质的，在后来却变为所谓消极性质的。

这部书，为什么给它一个“弃”的名字呢？答案是因为世间上一切事物，结果是无有不弃的，即使你在主观上不肯弃，客观上，到最后也必然会化为乌有。于是，弃之可也！

顺便要诚恳地向以下各位朋友致谢：柳北岸为书写《三弃之三》，雨青及烈浦分别提供批评和意见，杏影（已故）、谢克、李向、孟毅、罗子葳历年来给予机会在报章上发表各篇作品。这次能够出书，承蒙新社和新加坡艺术理事会鼎力赞助，也十分感激。



1984.4.15.

（注）以前都在报纸或杂志上登载过。



作者简介

曾徒，又笔名曾之徒、亚秀、亚子、秋帆等，原名李廷辉、李庭辉，一九三一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怡保市，现在是新加坡共和国公民。曾徒的学历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文科博士，在青少年时期，他也跟从过怡保市的名词人陈季学习中国旧文学。曾徒离开学校之后，一直都从事于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工作，他曾经当过几间大学的讲师或教授，现在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在六十年代，曾徒在新加坡和一些朋友曾经极力推动过华文文化运动，他创办了一个学术和文学团体新社，又当过新加坡作家协会的主席以及南洋学会的副主席，曾因此而获得新加坡第一任总统颁赐公共服务勋章（BBM）。曾徒在著作方面所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他有写过关于哲学、历史和政治的著作，也有发表过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在诗歌方面，以前他只写旧体诗词，但是近年来却陆陆续续的在报章上发表了一些白话诗章。曾徒引起读者们注意的地方是他喜欢谈论人生哲理，这一条道路，新加坡的诗人们向来极少关心。曾徒写诗在技巧方面是以自然为主，不尚矫揉造作，获得一些写作朋友的“同情”。

作者其他著作，计有鸡肋集；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主编）；心物相融初探；郭鼎堂诸子研究掇疑；罗素粹语（译作）；政治实践的若干理论观察；The Communist Organisation in Singapore, 1948-1966。

此书出版，承蒙
新加坡艺术理事会鼎
力赞助，特此鸣谢。

作者簡介





· 三弃诗集 ·

作者：曾徒

出版：新社

ISLAND SOCIETY
PASIR PANJANG P.O. BOX 34
SINGAPORE 9111

发行：胜友书局

BRAS BASAH COMPLEX 01-15/01-17,
BLK 231, BAIN STREET,
SINGAPORE, 0718.



版权所有© 1985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初版

承印：名都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Mentor Printers Private Limited

订价：S \$3.00